




蓮蓉月

羅西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這本書獻給我的哥哥方秋舫

蓮蓉月

——

理智之花鋪滿以感情之露，那自然是青豔正濃時了，因而四面也吹來了快樂之風。如果單有乾燥的一枝花兒，或者沒有花兒而清潔的露竟蘸了黑泥，你想那是多麼可惜的事。然而可惜的真不少呢！我們誰都曉得露珠的一顆雖小，牠總體的數目却大，牠是自然的，廣博的，偉大的，滋潤的，如果何不拿東西遮蔽着牠，牠是不吝惜牠自己的；花呢誰敢擔保她一定有？因為她雖不是用人工造成，却是人工培養的。

芳哥呀芳哥！我上面寫給你的一段話你還記得麼？我在廣州時似乎曾給你說過的。哦哦！芳哥，

芳哥，現在遠，遠了，遠了！至少由我們以前的暢論古今時的過去的快樂會引起我那遠隔良友的悲哀，無境的悲哀！今天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了，從四月離別到今天，中間整整隔了兩個月。

從我站在我三年前曾搭過一次的涼州的船面，俯着鐵欄向你把手帕搖送的含淚的離別到現在我悶坐了一會兒，才慢調斯理地提起了筆向你訴說我的愁思的不久以前，我向你說吧，我的良友，我已經不知灑盡多少次淚了！雖然灑淚是分了回憶以前的苦樂交參的淚，受不起當頭的痛苦的淚，同恐怖着將來的哭，但是我更赤誠地對你講，屬於回憶的一部份，其中大半是屬於你的！芳喲，最親愛的朋友喲，你忘記了嗎？——

在白鵝潭的太古碼頭上，涼州泊了第一碼頭而回廣州的太古小火輪（是名叫沙面的那隻還是名叫白蜆壳那隻呢？我記不清楚了。）却泊在第三碼頭。你送我和C妹上船，把房間粗粗佈置好了之後，我們一齊走到第三碼頭。

我淒咽地說：“芳，你回去了？”

“我回去了！”你的音調同我差不多，也是悵悵的。

“呵，”我喊了出來，然而還是帶着苦笑。“三箇月中別離兩次，這滋味也夠受了！”

“唔……”你總是愛閉着嘴做出微笑的樣子。“這是誰也料不到的！”

炎熱的太陽下的蒸鬱的海風，吹得人頭壳漲痛。我的外衣脫了在艙裏，腳底下也只踏着一對漆皮拖鞋，領帶也解了下來，因此週身似乎比較你活動些。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你那天穿了一身黑絨綫的衣褲，打着那條白紅黃藍赭的碎花的領帶，是不是呢？熱氣逼得你額上滿滿的汗，碼頭上雖有風，却不是涼的。你似乎困於二重壓逼——離愁與煩燥——之下了，默然了好一陣。

這是一點兒都不會錯的：離別之前頂好是不見面！但是芳哥呀，如果我同你離別之前是能夠不見面的，那麼，雖見面了也不會哀戚了！世界上的事理總是這樣弄人的喇！

我前次離粵，因為朋友們都知道了，故此送行

的倒有五六個人，這次呢只得你一個人罷了，而我的悲哀恐怕要，要加倍的厲害！唉，唉唉！我對朋友們的負罪深了，我對朋友們的負罪深了喇！我怎應該不辭而別呢？

Zero，那位古怪的老爺；Ramcay，（我以為不應寫為 Ramcy 的。）那位美麗的公子；Gi-gy，那位迷人的，女孩的丈夫；Mother Goose，那位打鬼的健將；F. S.（他是 Gi-gy 的哥哥）那位忠誠的朋友；以及 Adolph（？），總理老爺，和“文宮”第一期的第一位作者等等，等等，都不應該不辭而別的呀！不應該，不應該喇！然而我端的恐怕送行的人太多了，我的眼圈會紅起來惹人發笑，所以拚却讓 Zero 老爺板着臉說我故弄虛玄，或其他的朋友用笑臉對着你思疑我，我也不願通知他們了，免得他們在四月七日那天，多做下一件無謂的事體。你該記得，四月七日那天，正是不可多得的一個禮拜六呢！

這時那隻太古小火輪有開身的表示了，我再不能留你。

“別了，芳哥！你要回去了。”我無可奈何地說，重復地說。

“是的，我不能不去了。”你也無可奈何地說，重復地說。

“一切都請照着我的計劃吧，尤其重要的是多寫信給我！”

“好的，好的，只要我不病不懶，勤寫信是我當然的義務。”

“你千萬不要懶了，你要安慰他鄉的旅客。”

“懶是一種病，哦哦！”

“最好你現在回去，即刻寫信給我，等我到了上海，你的信也到了。”

“你一輩是性急的，看吧！如果有寫的必要時我立刻就寫。”

我看着你的兩腳一步步地跟着石級踏下去了，船還不曾立即開，我趕快跑到涼州的船面上站着，想在你乘的小火輪經過時，多送你一程，遠送你一點。果然等了不到十分鐘，小火輪，那一隻灰身的小鴨子，谷谷谷谷地載着你回廣州了，可恨牠

只許我把手帕對你搖了幾下，便把你拖出我的視線之外了喇！

我回到艙間，不安甯地在牀槽上躺了下去，腦子裏只不住地湧現着我那位小小的黃而略黑的臉兒，寬大而紅潤的脣兒，戴了玻鏡的短視的眼兒，和那不大高的瘦瘦的身兒的 Bosom friend 的你的影像，我煩悶極了，叫C妹拿了一枝香煙給我。

在煙霧中我把我們和我們以外的前後事體都徹底想了一回，我深深感到我這斷片的破碎的短短的生命之過去的消失，是很可惜而又可憫的。你看，在學校，學校逼我，在家庭，家庭逼我，在社會，社會逼我，我沒有一刻安息，沒有一刻放心，這在我並非用機智去謀害人家，只是人家逼着我應戰！我不疲乏麼？誰會不疲乏？我不怕辛苦麼？誰會不怕辛苦？然而我終於不能自己，欲罷不能，戰，戰，戰到現在。現在呢，現在算了，我要逃陣了！我要逃陣了喇！我可以告訴我最親愛的朋友，我始終不曾怕過誰，不曾降服過誰！此次不是臨陣退縮，是未上陣以前經詳細計劃過而不戰的！如果臨了陣呢，

我雖明知不上算，明知是犧牲，也不會退却的，如果死了——死了就算了！現在呢你要曉得，我不是懷了感傷的情緒，不是懷了消極的念頭，不是怯懦了，也不是悲觀了，我是懷了滿腔豪氣去開闢別個園地的，戰，我當然還要戰，不過去和另一種困難戰罷了！芳哥呀，你一定會同情我的：照那樣繼續作戰，是毫無意義的了！

船在當晚供隆供隆地照例嘈着走出虎門了，第二天吃了早飯，約在十一點多鐘就到了香港。

哦哦，恕我白費了你的寶貴的時間吧，我這樣絮絮地說來說去，究竟把些甚麼你想知道的你的朋友的消息，報告了給你呢？哦哦，我的無謂話說得太多了喲！我不當心我的筆一滑滑得那麼遠，不錯的，我從廣州出發，到香港，到汕頭，到上海，以及到了我現在住着的南京，我都曾零星地用明信片或短簡報告過你了，那些事情你完全知道了，此地不必重贅，不過在香港有一件事我還漏了去未曾說給你聽的，現在我想就我的記憶所及，詳細地告訴你。

船泊在香港對開的海邊以後，我同C妹坐小艇上岸去買了一點東西，因為我們連臉盆茶杯等等，都不曾帶出來的；而且我的鬍子已經長出了半寸以外了，不能不去買一把剃刀。

約莫下午四點鐘，我們從香港搭小艇回船，回到艙間剛脫下衣服，倒了一盆水在洗臉，這時忽然闖進來一個穿藍布衣服，手持小電筒的男子。

“你是誰呀，來這裡甚麼事？”我問。

“來檢查的！”他憤憤地答了，似乎嫌我不知他是英政府派來的官吏。

我心裏想着：“糟了，來檢查的！”我並非有違禁物怕他搜出，却是以前聽過了他們的敲竹槓的劣迹。“不會來光顧我吧？”我這樣自己安慰了。

於是他開始搜查了，我們只有兩個手提箱一個鋪蓋，鋪蓋却不搜，兩個手提箱就差不多完全傾覆了過來。我不能不服他們的細心，可是不能不憎惡他們的騷擾。他着樣慢慢看過，甚至連、封信，一個洋胰子盒，一盒洋火，都看過了，才在上面畫了幾個像小孩子寫英文一樣的瞧不清楚是甚麼東

西的圈子，（用白粉筆畫的。）走出去，臨走他告誡我：

“你那兩罐美麗牌香煙要拆開罐口才好，因為香港沒有這種煙賣，別個查見了是會罰你的。而且，那幾十張照片也不行呢！”說着他很很地望我兩眼就走了去。

我在喉嚨底說出兩個字：“謝謝！”然而我羞死了，為甚麼我要謝他呢？

隔了五分鐘，別一個和方才一樣穿着藍制服的男子闖了進來。

“你們方才埋街是不是？”他劈頭就帶有試探意味地大聲問着。

“是的！”我愕然了。

“好！……”他下面並沒有說出來。

但是他又開始檢查了。我覺得奇怪，不能不問他。

我說：“我這裡不是檢查過了嗎？為甚麼你現在又要檢查？”

他又不答話，只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像是說：

“我曉得是查過的，不過我要查查！”

他把兩個手提箱裏剛剛擺好的東西又翻亂了之後，見一無所得，才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對我說：

“你的銀包，拿下來檢查！”他發着嚴肅的命令。

“爲甚麼我這裏要查兩次呢？”

“你不懂香港的規矩麼？我說這樣就是這樣，沒有甚麼理由的！”他的語氣的強硬，令我思疑他不是中國人；然而他又明明是中國人呀，這種態度或者是跟着他象養的主人學來的吧？

“那麼，你爲甚麼連繫在褲帶上的銀包也要查呢？”

“哈哈，”他冷笑出來了。“最近本港搜查共黨極嚴哩，你不曉得？”

在他的強權之下，我有甚麼抵抗的方法呢？我只好任他查了。他查來查去終於把我那本民國十二年領的現已作廢的中國國民黨的黨證查了出來，我自然毫不介意，他却把臉孔板了起來，跟着是一聲冷笑。

“這個黨證不要緊吧？”我還是莫明其妙地問，
哦哦，芳啲！你說奇怪不奇怪，這時你的朋友已犯
了罪了！犯了罪了！

“哼！不要緊？”他的臉更難看了。

“有甚麼要緊？這廢了的黨證！”

“廢了？你一定說牠廢了的，不過我却以為很
要緊！”

“那麼，你想怎樣辦呢？”

“我先問你，你帶了幾塊錢港紙？”

“五十塊。”我苦着臉說。

“五十塊麼？還不要緊，一百塊就犯禁了！”

我頹然坐在下層牀槽上面，聽他宰割。

“我們辦事是很通融的，”他暗示我了，他的笑
容也真可怕。“如果我同你回去理論，那一定是你
不上算的，而且船將開了，又阻誤你的公事。他們
見了你的證據，一定要罰你五十塊，或一百塊，或
者還要拘禁！你有錢罰沒有我不得而知，縱使你有
錢罰呢，我們彼此都不見得有利益，……”下面的
話他又不說了，他的意思似乎在說：“你曉得的了，

這是我們的特權！”不過他不肯明說出來，恐防損了官威，只在猶笑着等我會意。

“那麼，到底你想怎樣辦呢？”我顯然露出慌張的顏色了，這一來他更佔了上風。芳哥喲，你是曉得的，我不過是個未經世故的青年，既然不曉得世界上有如許敲竹槓的方法，又怎會曉得應付敲竹槓的方法呢？他顯然捉住我的弱點了！

“你拿點錢出來給我的夥計們喝茶，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的，這是頂通融的方法。”他老實不客氣地把他的目的說出來了，他的目的只在得錢。

我沉吟着不曾答他，其實我也沒法子答他。

他又放低了聲音問我：“方才來檢查的夥計你會給錢他喝茶麼？”

“不會。”我據實答了他。

“哦？不會麼？好！你現在決定怎樣辦法呢？”

我拿出一塊錢港紙給他，我說：“請你拿去喝茶吧！”

他只“嚇”了一聲，拿着廢黨證做出要走出去的樣子，急得更慌張了。

“那麼你不妨明說呀，”我攔着他說，“你的意思到底想要多少？”

“十塊錢吧，我不多說了，少半個錢都不行！”他強固地說着，這時圓窗外面有人探頭在望着，在窺探着。他用背遮住窗口，手裏拿着那證物。

“我只得這一點點錢，怎麼能夠給你十塊呢？”

“你能給多少，快點說呀！”他簡直是喝罵了。

“我至多只能給五塊錢，請你通融一下子吧！我實在沒有多錢。”

“好！”他接過了我那五塊港紙，說着，“方才你給我的一塊錢港紙呢，拿來，你那一塊大洋也給了我。”

不曉得甚麼原故我完全不敢反抗，依照他的意思把七塊錢一起送了給他。他像一頭吃飽了肉與血的野獸，把頭搖了一搖，笑了一聲，預備走了。可是在臨走的時候他還對我說：

“喂，如果我的夥計問你，你說給了我五塊錢好了！記得記得！”

我也答應了他，十萬分懊悔地忿忿地把那廢

黨證撕毀了，呵，芳哥呀，你想想，我那時的憤怒是怎樣的呢？然而還有呀，在我極憤恨的時候外面起了爭執了，由那個圓洞窗口傳進來那位二次來檢查的，怒罵的聲音：

“你們這些人真不知足，真無用！人家找了錢來分給你用，你還要在嘈鬧？！”

哦哦，我真是想跑出去打死那匹狗，氣得我混身打震。芳哥呀，這時更有驚人的事呢！——一個陌生的臉孔在圓窗外向我問了。

他說：“喂，方才他罰你多少錢，你據實說給我聽，看他是不是罰得過多，如果過多了我替你追回來。”

芳哥呀，他的好意我完全曉得了，那位檢查者拿了五塊錢出來大家分，對了。這時我極有把握地對他說：“他罰了我五塊錢！”說了我就連頭都不望他一望了。後來我因為恐怕他們再來騷擾，我把兩罐美麗煙都打開了，我那三十六張共產黨在廣州暴動的照片也撕得粉碎，扔下海裏。

後來船開了，他們未來做第三次騷擾，謝謝他

們。但這種憤恨一直繼續到到了南京，才把牠忘了去——直到現在提筆寫信給你，才重覆記憶起來。但是這時的心情和當時就大不相同：非但不憤怒而且覺得好笑。

芳哥，你想，如果英港政府是真有這種禁令的，那麼，我直接受了同胞的壓逼，間接受了“夷狄”的壓逼了！同時那幾個狗也把他們的主人欺騙了！如果沒有這種禁令的呢，那麼幾個匪徒，中國人做的外國官，他們是敲了我的竹槓。幸而錢不算多，當時我被困在一種混合的憤懣之中，所以覺得可惱；現在我細想想，又覺得我們的同胞比“夷狄”聰明得多，非常欣慰地好笑起來了！此外有好多不重要的感想，實無寫的必要。不過——有一樣還值得告訴你的，就是國民黨的聲價並未曾減低。我們小黨員雖然處處受辱，處處不自由；然而我們的L將軍，我們的L主席坐英船是不必花錢的！他到了香港自然沒有人敲竹槓，其實檢查者作算上船去檢查他，也一定檢不出像我那樣的廢黨證，作算真出乎意外地檢出了真黨證，也要站起來行一個立

正禮還他的。

唉，芳哥，你怨我，我把這件事這樣囉嗦地告訴了你，其主意是想給你看着開開心，其副意也不過叫你知道有這麼一件事罷了，其餘一點意思都沒得了！如果你一定要問我爲甚麼這樣怯懦，不敢和他理論，和他辯駁等語，那麼我除了告訴你涼州船在當晚六時（距離我們回船僅兩小時罷了。）就要開身去汕頭之外，像你來信說的，“一切都在明鑒之中！”

唉，現在把這事帶住，再寫我想寫給你的正事吧！

在此信開始，我那一段胡扯的話你還記得麼？（唉，我又弄不清楚了！我的意思不是問你現在還記不記得我那段話的意思，却是想問你還記得我這段話是我幾時對你說的麼？）我怕你一定不記得了，如果你真個不記得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你，“在同樂樓上面，”你也許就會很鮮明地很活潑地憶起了吧？我的朋友！

那時呢，我們的文學週報才創刊不久以後吧，

莫心還在廣州，與我們同其潦倒。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們在那里乘涼，喝過幾杯茶，吃過幾件點心之後，莫心忽然談起我十五歲下半年同十六歲全年的那段同司徒徽姑娘的愛情的時候，我不是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麼？當時我只說了這一段和本題無關的話，以下我便不肯說出來。當晚我回家，便寫一段日記，那段日記的開頭，便彷彿是如此的。不過從隨便的談話記入日記，又在朦朧的記憶之中把牠想回出來（因為那本日記我不曾帶在身邊。）寫在紙上，恐怕不是我那時所說的話，不過大致該是這個樣子的，你應該記得的吧？

莫心是知道我的事的，他當很同情我的話；你雖不知道，却禁不住也要笑着點點頭。

芳哥喲，遠離數千里的芳哥喲，不知何日才得重復見面的芳哥喲！你切莫把我的話認為我要描寫一段理智同感情的戀愛史了，描寫牠們的衝突了，真的，你切莫這樣想呀！否則就會失望。因為我用這幾句話概括我的全部童年愛史，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從我自己那失却了童心的心認識我以前

的戀愛完全是情感的，甚至是盲目的感情的；我那時完全是清潔的露水，沒有經過毒炎的朝陽的蹂躪的！理智之花在那時怕尚未茁芽哩。

這不是很可惜的事嗎？童年的最純潔的愛情比同自高空落下的甘露，却完全灑到污泥裏去了！

我強固地自信我把那件事告訴你之後，你將不能吝惜你的同情。

唉，這封信的開頭已經花去我一天的光陰了！我從今早八點鐘一直寫到現在九點半鐘，除了吃飯及其他必要的消息以外，時間都用在這裡。雖然手還沒有痠，腦子已經有點昏亂了。討厭的天氣又令人不住地揮汗，現在陰歷才四月二十一，算來才差不多轉入仲夏，然而今年閏了一個二月，否則就要到末夏了。

擾亂我的工作的，除頭痛以外，天熱蚊子多不用講，最討厭的便是街外那幾個青年，他們吹簫，拉胡琴，在唱着“可憐的秋香……”或捲着舌頭在“啦啦，啦啦”地高低悠揚在和着不知名的調頭，真令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今天不寫了，明天起一

個早再寫，大概十天總會寫好了吧！在這裡祝你好！

——這也可算一篇序引吧！

J. 十七年六月八日星期五晚十時○

二

廣州也有這樣的天氣吧？

昨晚還熱得要命，一睡下坑直像煎鹹魚一樣，翻來覆去都睡不着；今早起身，四處都滿溢涼風，穿了夾布內衣還覺得冷冷的。——我又傷風了！傷風之於我似乎特別有緣，五六年來都不曾離過身，這固然是身體不強壯的原故，但是遠因恐是我在做孩子時，每個冬季都沒有充足的溫暖的衣服禦寒的遺害。前十幾天我因為咳嗽的原故，去藥房買了一瓶 Palatol 來服食，服了幾天咳嗽是好了一點，但是傷風却依然如故。

我自來南京以後，很少出去外面行動。自朝到

晚就藏在家裏寫小說，我很怕我的健康會因此而失掉。我有許多時候也想放下筆出去走走的，但是你要曉得，南京的馬路的崎嶇是比廣州的厲害得多，而且沒有 Sidewalk，路面又窄；如果我舉出這些缺點都不足做我不願出去的理由，那麼，我還有更多的理由呢！第一是南京沒有廣州一樣的騎樓，過了上午九點鐘在街上走就曬得要命；第二是風塵太多，北京我也去過，人家都說北京是吃塵土的生活，可是我們的首都呢，却也正正和北京一樣。刮起風來就如陷入黃沙陣裏，不用說；縱使只有微風或簡直沒有風，那麼一架馬車或一架摩托卡飛過的時候，你將連躲避的地方都沒有，只有緊緊地掩着鼻子。這樣出街去散步簡直是無益反損的，所以我除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真是半步都不想動的。

我爲甚麼要向你說南京的醜陋之處呢，我不是想詆毀牠，却是想說明在我這樣地不願出去走動的當中，却破格去游玩了一次玄武湖。

我既不是像文人雅士一樣，先在甚麼地方看

見別人捧玄武湖的詩文，才仰慕着無上的風景而去賞玩；也不是因那天的天氣忽然好了，或路上的風塵一點沒有了才出去走動的。我想去游玄武湖第一是因爲困在屋裏實在悶得腦子麻木了，第二却是想去吃櫻桃；而湊巧那天我的弟弟學校裏放假。

那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我們走到半路，就遇了雨。這雨不是等天空陰沉才下的滂沱大雨，却是雨點粗來得快，一面却可以看見太陽的，我們在廣州時常碰着的白撞雨或者過雲雨。我帶了雨衣出來的，却讓C妹和另外一個小妹妹連頭裹着，我和弟弟就讓雨直淋。裏面叫汗濕了，外面叫雨水潤着。

我們鑽過了汽車和馬車的叢林，從玄武門（那時還叫做豐潤門，未改今名。）走出去，這裏便是玄武湖了。

一出城門，一條幾十丈長的直路，或者可以說是一條長堤，兩邊便是湖，普通的人叫這裏做“後湖”。初瞧見似乎兩個湖，其實從後面的水道是可

以通連的。

我們惟一的目的是吃櫻桃，可是我們那是去到後湖，已經把櫻桃的極盛時期過了。賸下的是價錢頂昂貴而貨色又不大好的東西。櫻桃，你還不曾吃過吧？是一種圓而小的果實，一個蠶豆那麼大，果皮光潤，起紅絲；吃進嘴是甜而微帶一點酸，真好吃，真可愛的呀！牠們掛在樹上就像掛着許多一串串的紅珍珠，引誘你動手去摘牠們，並同牠們接吻。賣櫻桃者多用小竹筐把牠們裝住，按筐論值，可是你要當心，看下面是否用大塊的樹葉墊底的，否則就會上當。

呵，芳哥，我們遲了，我們來時，櫻桃已經零落了，衰老了！——我們找來找去，不是太壞的就是太貴的，我們賭氣一個都不買。

但我們並不是沒有東西吃了，（在廣州的你也許會這樣想吧？）我們毫不費錢地拿桑椹代了櫻桃。我們在後湖一間茶樓吃了點糖，花生米，瓜子，素麵之後，就爬上那些冷落的櫻桃園，櫻桃雖然沒有了，差不多長得爛熟的桑椹却有許多，我們很快

樂地吃着。

最後我們用了四毛錢的代價，僱了一隻小船在湖上蕩着。

我心中雖有點懊悔，但此時也釋然了。船在湖心划着，涼風四處都吹着，我望着前面，彷彿在天腳畫了一道墨痕的小山，在一二里路以外擋着；望着兩旁，都長着露出水面二三尺的扁身草兒，間中也浮着小而赭紅的蓮葉。二十分鐘後，船過了一道小石橋，橋就是堤道中間，橋洞兒剛好不碰着人頭。

這時掉回頭一望，呵，那是多麼壯麗的！一道長而高的城牆給湖水圍抱着，城堦兒上面的綠草在陰空底下跟着長風飄動，哦哦！芳哥呀，可惜你不在這里，否則你將會怎樣同情我呢？我的筆不能將這雄邁的偉景曲曲傳出，我只能說，我的情緒，或許是懷古的情緒吧，被挑動了，我無言地欣賞着。

在不知不覺地我的視線的轉移中，小石橋上一個美麗的姑娘強烈地刺入我的腦裏，她穿着白衣黑裙，這兩種顏色也不住地在風中吹動，我低下

頭來，不能再欣賞那陳舊的景物了！你一定會問，她的容貌很動情吧？她的……吧？然而你一定猜不中的，她大概是一個中學的學生，在驟然相遇之下未必就會燃起我那愛情的烈火呀！那麼，我爲甚麼低下頭來，又忍不住抬頭偷望她呢？我告訴你吧，芳哥，她真像我童年時真心傾愛過的那個，那個司徒徽姑娘！那個最親愛最親愛的徽姐！她真像她，真像，像到一點都不差！

你曉得，單把她的名字“徽”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她是多麼美麗了，連名字也是美的！美的！如果你恕我瘋狂，我真敢說站在橋上那個便是她，因爲她是很愛看水景的！呵，玄武湖是美的，如果橋上常站住一個這樣的姑娘！至少在我會覺得這里比西湖美得多！

然而不到十分鐘，我這美的情緒就被破壞了，毫不知趣的舟子，把竹竿一撐，我們的小划子便轉了方面，那道小石橋輕輕地躲進綠叢裏面，重佔我的眼簾的是兩隻黃羽的鶯兒，在樹枝上跳高跳低地翻跟斗。

芳哥，我現在還疑心：那位姑娘還在小橋上站着，點綴着玄武湖吧？

那天我茫然跨上堤岸，茫然乘着馬車回到家裏，旁的一切我都完全不注意，只一心在回憶的幻境裏把晤我那隔絕四年多的徽姐！

當晚我就想寫信給你了！

把我那天的遭遇寫給你，把我和徽姐的情愫詳細告訴你，在你怕也很歡喜聽吧？至少你也會對童年的我，有更親切的明瞭呀！不過那時我一篇正在寫着的小說，和一篇已經大概想好了的小說還未完成，所以不能分心詳細寫給你，現在那兩本書都做好了，我有許多閒暇。——也許就是在同樂樓上面，我說“有機會”再告訴你的那個“機會”到了吧？



昨天寫到這個地方，C妹同弟弟，小妹妹，一定要到紫荊山(或者是紫金山吧？我知道的不大清楚。)玩去，我不能拒絕他們，於是把筆放下了。冒着烈日，走到脚痠的結果是游玩了中山陵，紫霞

洞，說法洞，明孝陵，古物保存所等五處地方，回到家裏齊黑，（這時的南京大約下午八時才齊黑的。）吃完晚飯時九點多鐘，混身如遭毒打，還要強扎掙地寫信給叔叔同一間書局。

今早雖然七點鐘起身，但因為錢已用完了，逼得要走到花牌樓（從這裡到花牌樓大約也是從在粵我家裏跑到雙門底差不來遠，花牌樓的營業也同舊時的雙門底一樣，賣書，賣綢緞，賣草蓆，賣洋貨。）去跟C書局商量一個辦法，終於不得要領，買了十二個桃子回來給他們吃。

芳哥呀，你覺得討厭了吧？寫了萬多字還未寫到題。——我自己也知道不對了，好，讓我撇開一切旁的，講我同徽姐的事體吧！

我想，我應該先講怎樣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徽姐。

我十五歲那年在市立第七高等小學校畢了業之後，媽媽和大姑媽都主張叫我去惠愛路的大新公司的天台電影場去謀一個收票員，尤其主張得最強硬的是大姑媽。

她說：“你爹爹又沒得事情做，你這麼大個還不出去賺錢回來幫補幫補家裏麼？家裏沒錢買米了，買柴了，你還讀甚麼書？放着十二塊錢一個月不要，放着大公司的好飯好菜不去吃，放着好好的影戲不去看，却要進那狗臭屁不通的學堂，去學自由，學了回來打父母？黃三伯的兒子不是在甚麼學堂老早就畢業了麼？現在怎麼了，坐在家裏吃飯，打麻將，上街上去看自由女！這不等於是個大廢物麼？而且還是黃三伯他們有錢，才能供他這樣玩法。我們怎麼同人家比得上，却一年花四五百塊錢幹這樣玩意兒？哼！”

她說完把頭不住地搖動搖動，搵歪臉在吸水煙；她那半絮半腫的皺皮黃臉我現在想起來還覺得討厭，那時真想一口把她吞下肚裏。呵，她說了之後，媽媽又接住說了，她們似乎早經串定的，這個一開喉那個就響應。

她說：“阿宜！你聽見大姑媽的話沒有？你還要拗性麼？”

“我聽不見，她說甚麼東西；總之，我一定要去

考學堂。”我賭着氣說。

“你真不懂事！”媽媽又責罵我。“讀書不是不好，可是吃飯也是要緊的呀！——”

爹爹攔住她的話，說：“宜兒，你愛讀書，（他嗜了一聲。）我們做父母姑媽的那有不歡喜的道理？不過大姑媽說的可也是實情呀！……”底下他沒有說出來，跟着又嗜了一聲。

芳哥呀，我不曉得麼？我們的確是窮！我不領悟爹爹的心事麼？他的確是希望我好好的去讀書的，他當然也曉得大姑媽的話是想斷送了我的一生。我更瞧得出他的難過的臉色，似乎蒙上了不少的愧怍！供兒女的書不是父母的天職麼？——他這樣想的時候他就彷彿自己沒力量負起責任，百分對不起他的兒子。

我乘機說着：“我也曉得我們是窮了！可是我往深想一想，我到底以爲這時去賺錢是太急了，事實用不着這樣忙的。現在的本事出去賺錢，只得十二塊一個月，就死捱捱到十幾年也不過二三十塊，一輩子怎麼了呢？將來讀書到畢業了，有了本事，

再出去賺錢，一百幾十塊很容易到手的，豈不比這樣好麼？”

“哼，你就會說！”大姑媽的討厭的腔調又唱出來了，她的態度比病了的貓還要令人厭惡。“畢了業就會賺錢了麼？黃三伯……”黃三伯的兒子就像是世上在學堂畢了業而不能賺錢的最有力的例證，大姑媽動不動就搬他出來。

似乎父親也聽厭了她的舉例了，不等她說完就駁覆她。

他說：“這也不一定的，一個人發財要講運氣，講機會；唔，你們不曉得的，運氣其實也包連機會在內了。光有本事沒運氣，他的際遇就不好，固然是沒有用處；可是光有運氣沒本事，那就叫其才不堪大用，總不如有運氣又有本事的好。三伯的兒子他或者雖然有本事，沒有運氣也是不能發達的。”

爹爹“運氣”“本事”地發揮一大篇議論，我雖不懂“運氣”的力量是如何偉大，但我也忽然想到一個駁她的方法。

我說：“大姑媽，你要留心，在學堂畢業不是都有本事的！讀書也有真讀書與假讀書之分，讀書不用心是讀一輩子也讀不好的，沒有本事的！”

媽媽和大姑媽似乎不滿意爹爹傾向我的主張，立刻聯合向他進攻。

“你呢？”媽媽向爹爹說，“你的本事也怕不錯了吧？可是——”

“這無疑的，”爹爹說，“可是我沒有運氣！有一天我的運氣來了，十萬八萬算甚麼呢？”

大姑媽媽結束這場辯論了，她說：“如果你當初是去做商人，去做生意，今天不是已經發了財，至少也有一碗平安飯吃了麼？”

再經爹爹鼻裏哼了一聲，算是反抗她對斯文的侮辱外；我的升學案就算擱議了。芳君喲！那時我若把我想進學校的真意思講了出來，我的升學案可以立即打消，或者像你最喜歡引用公文程式裏面的句語一樣，批下一個“所請應無容議”了！我進學堂是爲的甚麼呢？並不是爲想讀書，却是想玩。你也該記得吧？一個人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是多

麼快樂的，有如許如許顏色不同，衣服不同，肥瘦不同，性情不同的朋友，一早大家就回學校玩，除了回家吃中飯外，要一直玩到太陽都疲乏了，才滿心歡喜地同時又無可奈何地跑回家吃飯。晚上溫習功課的時候，心裏還不斷地想着日間的快樂。學校是甚麼呢？在我當時想簡直是一個兒童的日間俱樂部，如果成天困在家裏剝奪了到日間俱樂部的權利，委屈不委屈倒不算事，悶可要悶死了！芳哥，我那時真不曉得一般中學校是如此狗屁瞎鬧的，而且也沒曾切實地感到錢是如此其有用的，否則，像在現在呢，我一定不肯去升學，同時又一定要去賺那既有飯吃，另外又有十二塊錢拿的收票員了。——雖然大姑媽的理論，我是始終反對的。

我深深感到母親的眼光之偉大，牠簡直照澈了我的將來。如果我當年聽了她的遺調，我現在不是成爲一個安份守己，無知而神聖的工人了麼？既有固定的職業，何致現在要北奔南跑地嘗着漂泊的滋味呢？不過，我最親愛的芳哥呀！如果那時我

不進廣高附師，後來也不會轉進市立師範，不能認識王育廷，那麼，現在寫信給你，或者根本連認識你，都沒有這回事了！

市立第七高等小學的校長，本來是我的叔叔，可是在我畢業前的兩個月便死去了。新換來的是——一個高而瘦的紅鼻漢子，他說起話來帶着濃厚的鼻音和捲舌音，他甚麼都不懂，甚至乒乓球的第一球是怎樣發法的。他也有特長的地方，就是督率工役同隨地拾字紙，釘那些掉了下來的警語牌等等；像教育局派他來並不是管理學生而是打掃地方一樣。這樣我已經不歡喜，更加上他慳吝得要命，這才叫我萬分難過。我們向他要一個球網（Valley Ball的）或一個球皮之前，時時要經過一番思量和自嘆幾聲晦氣。

幸虧在他的專制的嚴威下不到兩個月，我畢業了。

這裏我還要你想起一位朋友，他現在雖和我疏遠了，可是在小學的時候却是我惟一惟一的好朋友，我們同坐在一排位上。那時小學的棹子是兩

個人合用一張，一張有兩個抽屜，因此造成我們交好的機會。他和我同時畢業，在班中我考列第一，他考列第二的。他在我認識徽姐以前是個頂重要的人物，我往後再慢慢告訴你莫心怎樣代替了他的位置。——你不能推說不記得吧？我已經很詳細地替你們介紹過了！

他就是李紹木。

J.十七年六月十日，禮拜，晚九時，

三

我已經窮，他那時却比我更窮。(紹木君，你現在好了，我祝你更好，永遠不要像我一樣，或像我們以前一樣!)可是我們想到較高級的學堂裏去玩的心事却沒有兩樣。我們畢業的時候，那紅鼻漢子他真連甚麼都不懂，連指示我們去投考學校都不會，我們問他那間學堂好，他完全答不出。我們氣極了。

後來我們用盡力量才曉得廣州市有一間教忠師範，我們立刻去要一份章程來看；後來無意中走到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又才曉得廣州市還有一間高師附師，和一間廣高附中。那時我們是多麼可憐

呢，沒有教師的指導，又沒有家長的指導，完全憑着自己的一點可憐的智識去瞎碰！

我們選擇定了，以教忠師範和廣高附師做考取的目標；附中因為要收學費，不去提牠了。因為更想慳點報名費的原故，立刻趕回‘七小’問一位在一年速成師範畢業的國民班的圖工體樂教員。他，姓M，想了一會兒才對我們說：

“這些學校的情形我也不大熟悉，不過我聽見人家講呢，教忠陳舊一點，連女學生都不收；廣高附師比較新一點，是男女同學的。但是教忠考的人少，或者容易一點，附師就很不容易考取的了。

他分的一新一舊可真是不錯，直到現在他的觀察點還站得住。不是嗎？民國十一年教忠不收女生，現在也不收吧？可惜那時以附師為新，現在却也舊了。——我們聽完了他的話更沒主張，更茫然了！到底投考那一間好呢？我們實在解決不來。

“男女同學”這四個字實在給我以最大的吸引力。呵，是多麼好玩呢？那時我想，有男孩子做朋友已經快樂到了不得，如果更有聰明的女孩子做朋友

友，同我們一起跳，一起玩，一起讀書，那才真是萬分快樂呢！而且附師是“新”的，保證金也只要五塊；教忠是“舊”的，“舊”的東西是多麼討厭呢，況且保證金還要十塊？

芳哥呀，你不要笑我，我在孩子時，實不比你在蘭宮 (Rangoon) 時，有許多很好很好的女孩子陪你玩的呢！不過 M 先生有一句話却嚇着我，我自己想，保證金少會怎樣呢？“新”會怎樣呢？有女孩子會怎樣呢？——呵，考得到嗎？考得到嗎？我相信在小學畢業去考學堂之前第一個問題是考取容易與否的！芳哥，你試想着，一個考不上那麼結果是多麼可怕的呀！不但回到家裏臊死，而且，不是去賣花生，賣花，就是去當收票員了。第七高小的教員和比我們低的同學一定見着我都不理我，或者會加以訕笑，說我“在家像條龍，出街像條蟲！”在本校考第一名畢業出去外面一考就落第了！想到這里，我同紹木幾次決定投考教忠，然而又捨不得附師，終歸立定主意，兩邊報名，以教忠為主要的對象。

徽姐，（那時自然不認識她而且不知她的名字。）我們第一次看見她時，似乎在我們到附師去報名之後，一走出附師的門口就看見她。但是紹木幾次和我爭執說他不能證實我的話，說那天見的那個姑娘是另外一位，不是徽姐。我也沒法子反駁他，只好認第一次認識徽姐是在考試那天。

報名不久以後，便要考試。那天天才有一點亮我就起了身，穿好衣服洗過臉等飯吃。媽媽雖然反對我讀書，然而考試是一件大事，在她自己心裏是不能否認，況且我這次又是去貢院考試的呢！你不会不曉得吧？現在中山大學舊時是高等師範，最舊時便是貢院。我吃了飯帶了筆，墨盒，鉛筆，尺，三角板，圓規等等走到街外的時候，天才鋪滿一塊塊的青與紅，街上濕濕的似乎昨晚下過雨，清涼的微風吹得人精神爽利，這一切的情形又清清楚楚地現在我目前了，我記得牢牢的。

我找到紹木，一齊走到高師的時候，已經七點過了。考試的坐位表已張貼在大門口的佈告牌上，我們很小心地各自找得了自己的各字。我在第一

室，他在第四室。我們又牢牢地記了自己坐位的號碼。

我對他說：“喂，阿木！你看見沒有？今天有多少人投考？”

他說：“九百一十七個，怎麼不曉得！”

我更悄悄地對他說：“小心呀！”

他無言地點點頭，很難看的笑了一笑。

我們那時剛跨出小學門口，樣樣都覺得胆怯的。這次招生額只取錄一百名，而投考的人竟達九百一十七個，那麼，九個人之中，至少有八個是要遭不幸而被擯斥的，你如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能不心慌麼？我們那時真可說已絕望了一大半了！但是既花了一塊錢去報名，又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試試看。密密地聚集在坐位表之下的各形各色的投考者，在他們發青的臉上，我看得出正和我們一樣地不甯。誰是幸運者？那個是將來的同學呢？那只有天曉得！我們大家見面也不作笑容，也不打招呼，只默默地毫無表情地互相望望。

鈴聲響過了，我像一個被告的罪犯坐在法堂

一樣地坐在考試室中，四面張望着我的敵人。主試的和監考的還不曾蒞臨之先，我開始注意和我最接近的鄰人：前面是一個英勇的少年，他穿着白布制服，驕傲地四盼；旁邊坐着一位黑臉厚脣的瘦子，他穿着白夏布長衫，很頹敗地坐着。前面的一位姓陳，他這次考不到，後來我轉入市立師範的時候才認識他，但已經比我低兩級了。旁邊的瘦子姓姚，後來是我的同學，在幾個月前他搬到 Ramcay 的後進居住，現在他已經患肺病死了！他的算學很好，英文也不錯，而且小心，勤力，可惜他死了！——你必定會問我，後面坐的是甚麼人呢？哎喲，請你不要輕率地問，你要注入充分的敬意地問。後面的是誰呢？是一位姑娘！是一位令我一生不能忘記的姑娘！她便是我最愛的徽姐喲！可惜呢現在所謂愛已是過去的事了！

那時我剛一掃回頭，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個不住！她的白中帶紅的嫩嫩的肉臉，她的高高的額頭，她的蓬起的用火鉗夾捲的頭髮，你毋須加以細微的分析已經令你不能再說不愛了！何況她那疏而

彎的眉毛，月芽兒般地扣着那流光的眸子，那兩個微藍的小湖！何況她那緊閉着的紅脣上襯着一個表現出十分溫柔的削玉般的鼻子！何況更加上那兩隻精緻的手托着腮幫的凝神的態度！何況更加上她用她呼吸的氣息把隨意放在棹上的絲帕的香精味兒向我直送呢！唉，唉唉！而今想起來，我願再變做孩童；我願她也再變做孩童，好讓我們再受一次的師範學校的入學試驗！

主試者來了，他無情地喊着我的名字，我顫震地走出去把卷子接了，叫到她的時候，才被我曉得那令我戰慄驚惶了差不多兩年的世界上最可紀念的姑娘的名字：是最靈巧最美麗的“司徒徽！”

我現在已經記不得了的國文題目寫在綠粉板上面了，大家都低着頭在寫稿，我趁這個機會又偷偷搵回頭望了她兩次。監考員和她都不曾察覺。

香水氣味清醒了我的腦精，國文很順利地寫好了。

交了卷之後我回到座位，連監考員都不怕了，放大胆不住地搵回頭望她。有一次她發覺我已經

交了卷在望她，似乎對我微微地笑了一笑。可是討厭的監堂來了，他走到我身旁，輕輕地對我說：

“你已經考完了可以退出去休息休息。”

對於他如此和顏悅色地叫我出去休息休息，我不能不抱着反抗的想頭。他用特准的口氣說我“可以”退出去，其實誰想出去呢？我雖然把文章做好了，但是不能放心，必須等到她也把文章做好。我想我倆都要考入，不想二者之中有一個落第。然而我畢竟不能違抗他的命令，退了出來。我靠着門外還是望着她，這次她也不住地望着我，萍水相逢中兩者不相識的異性，漸漸似乎彼此心照了。

考試的人一個個都交卷了，獨有一小半還在思索，還在抄寫，她不幸也是這一小半中的一個，我暗地裏替她着急了。這時有人輕輕拍我的背脊，我一看原來是老李。

“阿木，”我說，“你也做完了麼？你們的題目同不同？”

“一樣的，我剛剛做好了！”

“你看見那個女子不看見？”

我不能用手指給他看，我只能用嘴唇指着。

“那個？”

“挨我們這邊穿粉紅衣服，露出胸口，坐在……我看，我坐在第十一排，她，呵，不錯，坐在第十二排那個。你看見麼？你一定不曉得她的名字。”

“看見了，不錯，她真是露出胸口的。”

“你猜她叫甚麼名字呢？”

“呵，我不是她的情人，怎曉得她的名字？”

我拉他出去外面，在一條白石的大路上走着。

“你見過她沒有？你細心想想，一定記得起在甚麼地方見過她。”

“我想不起，你說出來吧，我們在甚麼地方見過她？她叫甚麼名字？”

“她名叫司徒徽，我們那天來報名不是見她麼？”

“那里見過她，你瞎說！”

“我一見她就似乎是曾經見過她，但我又說不出確是在那里遇見過。”

“我就沒見過，不曉得你爲甚這樣關心她呢！”

“她長得真好看呀！我有甚麼關心她呢？我不過問問你罷了。我說你們這種人真要不得，人家問一問就要起疑心。大概你思疑我愛她了吧？你看過學生雜誌麼？你曉不曉得甚麼叫做社交公開？將來大家都考上了，她就是我們的同學，我們的朋友，那時你和她說一句話，我就說你們是夫妻了！”

“你有做她的朋友的希望，我可沒有，我很恐怕自己考不上。縱使我考得上我也不敢同她說一句話，第一是自己沒膽量，第二是怕人吃醋！”

“好，你想要她做情人，你想跟她談話，我決不會阻止你的，用不着現在先說定這樣的話！哈哈！”

我們四處去玩了一會兒，算學的試驗又舉行了。

我的受試驗室（第一室）是在東樓的東北角的，紹木的在同樓的西北角，而且我在樓上，他在樓下。我走到樓梯口，恰巧她又上樓，我們又默默地對望了一眼，似乎都想同對方招呼一下，或者點點頭，但結果大家都不敢。從上樓梯以至進教室我

們都一齊走着，我故意遲一點，讓她走先一步，我在後面看着。

我正在計算一條利息的算題，她用手指輕輕地叩着我的背脊，她小小的手指比粗大的電流還要厲害，把我陷於迷醉同麻木的狀態，我連頭都不敢回了。我不是怕監考者的炯炯的雄貓般的目光，我只是心裏盤算不開，如果擱回頭去，和她對望着是招呼她還是不招呼她？怎樣稱呼她？怎樣問她？

她見我沒有出聲，便輕輕地對我說：

“你有樹膠刷沒有？”

她雖是如此小聲，但刺激在我的耳膜上比一位志士在講台上大聲疾呼還要來得明朗而清晰。

左手把一塊 Rubber 從右肩遞過去，我依然不敢出聲。她用完還給我以後，我有好一會工夫，腦子還不會清楚。直到李紹木已經站在第一室的門口，我還沒有把算題完全弄好。

“着了迷了吧，你做得還比我慢麼？”我把卷交了上去，一跨出門口，紹木就這樣對我說了一句。

“你才着了迷，我着誰的迷？”

“還不是司徒徽的迷麼？幸虧你在教忠報了名，否則就糟了！”

“你瞧我一定考不上麼？”

“論你的工夫，原是會考得上；可惜她阻了你呀！否則爲甚麼連這幾條這麼淺的算題也做得這樣慢？”

我們一路走一路吃着學堂裏派的白雞蛋糕，我很快樂地嚼着，一面在回憶我的徽姐。

“你雖然做得快，可是你經過驗算沒有？”我問他。

“當然經過驗算的，答數我還記得，我說出來看你同不同吧：第一條四則算式，得數是三十六；第二條四則問題，雞四十隻，兔十五隻；第三條分數，由假分數的答案變成帶分數，一百三十七又七分之三；第四條是利息——”

我插進去說：“這條你一定錯了！”

“我說一點都不錯，答數是利息十二元五角。”

“還不是錯？”

“你得的不是十二元五角麼？恐怕你錯了！”

“利息十二元五角是不錯的，不過答數應該是某甲提得本利和一百三十七元五角。題目說是提銀，並不是說光提取利息。”

“哎喲，倒霉了，不錯，不錯，答本利和才對！”

“我跟你說吧，她的香氣並不曾分我的心，反使我更專心而且不會忙亂，國文也做得快，算學也一條都不錯；第五條呢，這是複比例呀！得數是十五日可完成吧？”

“我沒有錯。可惜至多得八十分了！只這一點點不小心。”

我臉上滿浮着勝利的微笑。

J. 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九時十五分。

四

昨天整整下了一天的毛雨，天井外面的的答答地像鐘擺的聲音一樣。棹椅也有點發潮。芳哥喲！誰曉得我有若干次停筆而翹望着凝想着呢？這簡直同春雨一樣，深深地打動了離人的愁緒！唉，這可恨的天氣！

今天起身，寒氣更重了，我穿了衛生衣還覺得有點冷冷的。

我本來六點鐘就醒了，睜大眼睛在牀上，回味着，回味着我昨晚的夢。哦哦，夢之神也許故意搬弄我的吧？她把你及其他一切我所深深記念着的朋友，都給我帶到夢中來；此外，還有我以前認識

的幾位姑娘！我把模糊的夢境藏在被窩裏重溫着，藉此以安慰我的無聊。我又怕起身之後，依然要對着灰黯的天空發呆的……但我終於起身了，外面依然下着毛雨，橫斜的雨點就差不多像雪點一樣地飛着。

昨晚上，徽姐也似乎出現在我的夢境。正在我同你談我的過去的戀愛史的時候，她似乎曾向我怒目而視。然而她不會說過半句話！唉，我最親最愛的徽姐，我最親最愛的徽姐喲！你現在還知道世間上還有個以前曾眷戀你的J弟麼？你現在快樂吧，幸福吧？可是你爲甚麼向我怒目而視？你惱我麼？你不准我演述我倆以前的事麼？唉，徽姐，爲人劫奪以去的徽姐，你曉得，你曉得的呀！我把這件事關在我的心室裏面有多少時候了？我用我的心血把牠灌養，把牠洗滌，牠現在在我的心室裏漲大了，在我的記憶裏鮮明了，在我這個窮悶交逼的環境裏，我怎能容納得牠下？徽姐喲，你連這點都不能原諒你的J弟，都不能宥赦你的無知的傾慕者麼？不過我要預先聲明一句，我供給你的心血是純

淨的，不過我恐怕我的筆太骯髒了，有時表現得不正當，那就請你恕我，恕我吧！因為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喲！

芳哥，我不止對徽姐自愧，我連對和我同居的小妹妹都要自愧呢！我給你寫信，本來多數是在外面廳間寫的，廳前面有一個天井，那里有很好的光線。近來我們的同居者在天井上面搭蓋了一座涼棚，已經把光線遮去不少，但在有太陽的時候還可以寫得，一下雨就完全黑嗎嗎的，看不見寫字了。廳間不能寫，房間是可以寫的，房裏有一面臨街的窗子，窗下有一張小木棹，那里也有很充足的光亮；可惜空氣已經比不上外面，更加距離不到三尺便放着一個時常放着臭氣的馬桶罷了！

方才我在房間裏寫信給你的時候，小妹妹醒了。

她撩開蚊帳，怪嚷着：“哥哥，哥哥，你瞧，那些梔子花還沒有開呢！”

她用她那像一束白絲條的手臂指着窗前那一個銅板兩朵的梔子花，她的真情完全灌注在花上。

呵，芳哥呀，我真羞死了，我真羞死了喲！我成天營謀的是甚麼東西？你可否告訴我：爲甚麼我不再注意那梔子花之開放與否了？

我想着，我將要拼命地努力，帶我自己的靈魂到童境去游玩一回！我相信，無論那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將同有此感吧？

呵，我將用我那齷齪的心緒，敘述我以前的Wonderful——呵，恕我用一個最淺近的英文，我想怕不是“奇異”兩字所能包括的吧？——的事蹟了。

這是你已經知道的：

後來我同紹木又去教忠師範應試了，不過我們這時却聽到一個令我們失望的消息。呵，原來教忠師範的能否考入，不在有學問與否，却在有力量與否的！這自然不是要用身體的氣力去和人角鬥，却是我們中國樣樣却離不開的“人事”之力。我們那里有人事呢？我們能夠去請託誰呢？

爲了教忠師範比較廣高附師的放榜日期還要遲，我們更焦急到了不得。我曾經告訴過你的，附

師只是考着玩玩的，我們自然不敢存九個人中自己是勝利的一個的希望；不過我們惟一的目的教忠，又是較量人事的惡力的，這不等於明瞭告訴我們以完全失望？我灰心極了，預備萬一兩邊都失敗，就要進不必考試只驗文憑的南海中學，或者沒有名譽的番禺師範。

那天，才上午十點鐘，紹木吃過飯來找我去看榜；我匆匆吃過飯，同他一起懷着極微極淡的希望，冒着猛烈的炎陽，由惠愛首約走到惠愛八約。

“榜還沒出哩！”我望見大門口的告示牌上還是貼着一方一方的小紙，毫無希望地說。

“真的，榜還沒出。”他同情地說，“我們到圖書館去看看書吧！”

芳哥呀，你也進去過吧？那個老大，陳舊，不合時，無系統的文德路的廣東圖書館，在我們當時確是最滿意的呢！我在十四歲至十五歲的時候的暑假，和其他例假的日子，多是跟紹木一起在裏面消磨了的。我在那里讀了林琴南及其他說部叢書的小說幾乎有一百幾十種。有一篇駢體的三國論，大

概是王勃的吧，我也在那個時候和紹木把牠抄了下來囫圇吞棗地算是讀過了。其他如甚麼佩文韻府，少年雜誌，學生雜誌等等的書名，也是在那時我才發現了的。

我們走到圖書館，各人拿了一本雜誌隨便地翻着，其實大家都不曾把眼光放在字上的。到底這種裝假我忍不住了，把雜誌合上。

我說：“我們還得打算一下子吧，這張榜不看倒也罷了！”

“我不像你那麼失望，不過如果兩處都考不上，那麼你怎樣呢？”

“那可說不定了，如果真這樣倒霉……唉！”

“我如果考不到，只好往香港去，去我爸爸那里！”

“去那里有甚麼事情呢？”

“有一間書店想印地圖，我可以去畫地圖，畫一張有兩塊錢呢！”

“時常有得畫的麼？”

“我不曉得！如果沒得畫的時候，我有一個朋

友在筲箕灣做校長，我可以去當算學教員，一個月有十二塊錢。”

“你的主意倒還不錯！可惜我……”

“考不上你怎樣呢？”

“父親叫我去大新天台當收票員，也是十二塊錢，可是成功不成功現在還說不定呢！”

“也不錯呀，你願意去麼？”

“誰高興去做這些事？”

“可是你現在別發急，等一會兒或者出了榜，你考上了不是很好麼？”

“夢想！”

我雖然罵着他，但我的心也願他的話真的會實現。我們又沿着文明路朝着高師走了，上面開着大圓洞的灰色的矮牆又現出於我的眼簾，我的心突突地跳芳哥呀。你替我設想，如果那次榜上真沒有我的名字，我現在的遭遇是變了怎樣的呢？我們走進了門口，哎喲，一張上面密密地列着幸運者的名字的榜赫然張貼在告示牌上面了。我們用最敏捷的脚步把身體移到榜下，在一堆人外面仰着

頭找自己的名字。

我應該告訴你，我當時是怎樣的歡喜呢？——
呵，現在想起來，我心頭還快樂得似乎手指都發抖
喲！

找我的名字，並不費事，全榜第一個就是了。

“咦——咦！使得使得！”紹木也看見我的名
字了，他驚喜得跳起來，扯着我那舊而且爛的白紫
花布的操衣儘跳儘嚷。一羣孩子們都擱回頭望着
我們兩個，他們的眼光似乎都顯出羨慕的祝賀，我
的臉紅起來了。

“紹木，”我低聲對他說，“你也有呢，第十五行
第一個你看見麼？”

“那里？有麼？呵，不錯。五一得五，五五二十
五：第七十一名了。倖倖！倖倖！”

“呵，我們去吧！”我拉着他的手驕傲地走出
來，我從心底透出一絲忍不住的笑痕在脣邊，說
着：“喂，阿木！我們大家這次總算好了！又做同學
了！扁嘴M儘是嚇人，說附師怎樣怎樣難考。我們
回去說給他聽，他簡單看低了我們！”

“你的確值得回去驕一驕，他說你考不起，想不到你就考了第一！的確不止我歡喜，更不止七小的教員聽見歡喜，你家裏聽見也歡喜哩！”

“可惜我叔叔死了，否則他聽見將要更得意了，又是姪兒又是學生。”

“可是我考得太低了，臊死人！”

“考上就算了，有甚麼高低之分？考試是蹺巧的，考得高完全是倖。”

我一路走着，真有點躊躇滿志的神氣，心裏充滿驕傲同自負。然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我一手拉着阿木便回頭跑。

“甚麼事，甚麼事呀！”他一面跟着我跑一面嚷。

“緊要事，緊要事！”我隨便答應着他。

我們滿身臭汗氣喘喘地跑到長榜下面，我抬頭找着，但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阿木，你替我找找，”我勉強壓着上衝的呼氣，小聲在他耳邊說：“你替我找找，阿木，你細心找找，看看有司徒徽的名字沒有？”

“呸！你又不早說，我還當你找誰，不是在——”

我又在他耳邊說：“小聲小聲，不要殺豬一樣！”

“第——我看，第，eh——四十七名！不錯，第四十七名！下面有一塊傳單樣子的東西，那條紅墨水線對上去那行第二個，不是麼？”

“哎喲，不錯！她也考上了。”

我們默默地又走出來，他用許多話在譏刺我，在和我開玩笑，我都不理他，我自己心裏也正在幻想着前途的光明同對她的有希望。——把我的美滿的幻想破滅了的是他的一句話。

他忽然拍着我的肩膀說：“J，你的入學費預備好了麼？你會向你爸爸商量過麼？你爸爸一定應承你了吧？”

我慢吞吞地答他：“還不會呢，你呢？”

我望着他那張黑黑的臉，無神的眸子，被瘡疾之鬼帶了肌肉去後所騰的大骨頭架；望着他那時常把手指放在脣邊，讓牙齒把指甲咬得禿光的神情，更想着他的窮困，我心裏給他深深地感動了！他搖着頭表示沒有錢，跟着就像要哭的樣子。呵，

芳哥呀，一個人窮，那才真是淒涼的呢！阿木的脾氣雖然像是懦弱一點，但他的審慎與敦厚却大大地感動過我的；在“七小”時，他又用極誠摯的心情撫慰過我。他實在是我的讀書與遊戲的惟一的侶伴喲！唉唉，我們先是怕考不到，到現在考到了學費又發生問題了！一個窮孩子想讀書，唉，一個窮孩子想讀書！——我想着的時候也差不多跟他一樣，淚汪汪的。

“你快點寫信到香港去給你爸爸吧，叫他快些籌點錢寄來。再遲了恐怕過了註冊的日期，那就糟糕了！阿木！”

他無言地點點頭。

當晚我回去向爹爹說我已經考上附師了，而且考了第一名，要他給我籌學費。

我說：“制服費十四元，兩套衣褲一頂帽子，保證金五元，圖書費二元，體育費一元，學生會費一元，共二十三元；另外買書五元，要二十八塊錢才夠。”

他把眉頭一皺，想了一會兒，才說：“你愛讀

書，那是真好，而且這次考又考得第一，我心裏那有不歡喜的道理呢？不過以前你報名照相已經花去三塊多四塊錢，我現在又到甚麼地方去再找這三十塊錢呢？這真是太難爲我了。你不是不懂事，你看有甚麼法子想？”

“阿爹！我不是不知道窮，可是讀書也是緊要的呀！幾多心機才考上了附師，人家說很難考的呢，九百多人考上不到一百人，我怎捨得不去讀？”

“噓，當又沒得當，賣又沒得賣，去那裏找錢？”

我急得沒法子，哭出來了！

爹爹嘆了幾口氣，悄悄地走了出去，媽媽望着我不好出聲。她這時是反對也反對不來，贊成又贊成不下的。到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爹爹從外面回來，微笑地把三捲銀角子放在棹上，我喜歡得真跳起來！

“阿爹，”我狂嚷着，“錢借回來了麼？”

“借是借回來了，可是你此後讀書要下個專心，不要枉費了這些錢！你要記得你的老爺（我們叫外祖父的稱呼。）的恩典，是他老人家想盡法子

替我借來的。如要你不好好地用心做工夫，不止對不起這些錢，而且對不起他老人家了！”父親用誥誡的口氣說着，嚴重而親切地。

真的呢，那慈祥的外祖父，現在還健在着呢，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心裏就深切地感謝他，我這點可憐的薄弱的智識，完全出於他的賜給的！這八十多歲的老人，最疼愛我的外祖父，每天還可操作家務哩，芳哥呀，我願你跟我一起向這位可敬的老人致一個敬禮，祝他起居安甯，精神矍鑠！

第二天我歡天喜地地擎了雨傘跟着我的三舅進附師註了冊之後，到泰康路去量身做制服，又到雙門底買了許多教科書，我默想我此後穿上合身的制服，夾着裝訂得不露線的洋裝書到學校裏上課，“呵，我也成一個師範學堂的學生了！”我這樣想着，拿那些新買的美麗的紙張，美麗的格式的課本不住地翻來翻去，我快樂極了。

遲了一個禮拜，紹木怱怱地跑來我這裏說他父親回信，說沒有錢。呵，我們有甚麼法子呢？最後，經了許久的磋商，我叫他寫一封信給高等師範

的校長金曾澄先生，央求他先准他入學，隨後再慢慢繳交一切費用。感謝金先生，在他發信後的第三日竟親筆給了他一封回信，說學校準於九月八日才開課，特准他於九月七日以前繳交應繳各費。（學堂裏本定八月三十一日截止填志願書，九月一日開學的。）

可是到了九月八日，我由穿短褲的小學生變了穿長褲的中等學生，夾了幾本書去行開學禮同受分班試驗的時候，可憐只得我一個人淒淒涼涼地踏上我們的課室。

李紹木在我開始上課的一星期後到香港去了。

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九時半寫

五

現在已經將近三點鐘了。

照昨天的預算，我本想在今天把我怎樣同徽姐相識的經過告訴你，但我今早剛想拿起筆來的時候，C妹說了幾句話，把我的心緒攪亂了，直到此刻，才算稍為平定。

她說：“J哥呀，我們回去廣州吧，南京真不好住！”

“南京住得你不舒服麼？”

“嚇！舒服？再住一兩個月恐怕就要悶死了！”

“沒有錢，自然沒有甚麼好玩的方法，假使我們錢多一點——”

“錢不錢有甚麼關係？你看，一個相識的都沒有，成天吃了飯在家裏坐着，事情沒得做，出街又沒去處，睡得覺多頭又發昏，天氣又是這個鬼樣子，一會冷起來要穿衛生衣，一會熱起來穿一件衣服還出汗！那裏有一點趣味？我真過不慣了。”

“那麼，我們此後多出去走走吧。”

“誰高興？”

“在家又不對，出去又不高興，你想怎樣呢？”

“你別道我不想出去走動，我想成天在外面走，走到吃飯才回來呢！——如果在廣州。在這裏，你出去吧，我才不去！下雨是爛泥巴，好天是吃灰土，街上又臭又曬，我沒有受過罪麼？而且，出去走走走到甚麼地方去呢？花牌樓？你不能天天去買書！夫子廟？去聞臭汗！秀山公園？第一路太遠，走到去腦凶門都曬裂了；第二天天去，也無味！去甚麼地方呢？”

“噫！那麼我就沒法子！”

“怎麼會沒法子呢？我們回廣東不可以麼？”

“回廣州？你的意思！”

“我甯願在廣東窮，不願在別的地方闊！”

唉，唉，芳哥呀！我真沒辦法了，廣州，這我最厭惡的城市，也有回去的可能麼？不過，這却是奇怪的：她說了這幾句話以後，我的心也漸漸開始移動了！這種異鄉的風味你或者不大知道，那的確是令人不安的喲！街道既不好，而且又不熟悉；說起話來又不大通曉；認識的人除了同住的以外，連半個都沒有。這種枯燥的生活怎麼過呢？真的，縱使有錢，買東西也絕不方便，有時連廣州的雜貨鋪一二個銅板就可以買得的微小物件，此地也遍尋不得。我原曉得，從一個熟悉的習慣的社會轉入一個陌生的摸頭不着路的社會裏面生活，是要受莫大的痛苦；何況從樣樣都便利的廣州移到這個樣樣都不便利的南京呢！然而——我的心雖然搖動了，我的理智告訴我，回廣州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我還是避去冗繁，快些告訴你徽姐的事吧！

民國十一年廣州的廣高附師，雖然已經實行了男女同學，但兩性間終保留着一種各不侵犯的陋習。我們並不能大家攜着手高高興興地在體

育場裏面遊戲，也不能兩個人在植物園裏無忌地談心，更不能在音樂室裏，大家快樂地彈，快樂地唱。這完全是一種公定的法律，雖然是片面的而且不公開的，但每個男孩子，誰都不敢公然去和一個女孩子要好。如果你犯了一點嫌疑，那麼，這件事不到三個鐘頭就傳遍全班，不到一天就傳遍全校了！這消息的傳播不是完全依照事實的，於是附會捏造和隨口批評就加了上去！這不止是一種調笑，而且是一種侮辱：當那男生和那女生兩個人在無論任何一處走着的時候，都要聽到一種“殊，殊！——殊，殊！”的聲音，同趕狗差不多。

臉皮薄薄的中學一年級的男女孩子們，誰都怕這種侮辱。因為學校對於這樣的對別人施以難堪，是不管的。

這種流弊所及，使男女同學制度中的兩性，除了上課在一個課堂以外，其餘的時間分做兩團。譬如玩排球或乒乓球的時候，男生在玩，女學生就要走開，至多准她們在旁邊看看；其實不是男生們不准的，他們不止准而且極願，不過女生們自己却

沒有准自己的膽量。如果女學生在玩呢，那麼男生連看都不能看。否則遠遠地就有各種怪叫的聲音刺激你的腦子，你到臉紅紅而忍不住的時候，終於是要走開的。此後起碼就有一句這樣的流言：“某某看着某某發迷了！”

這種風氣一直繼續到我離開那裏，現在不知是否依然如故呢！

請你不要笑我，讓我來說一句自誇的話：努力打破這種陋習的第一個人還要算我呢！然而我得的誹謗也越多了。芳哥，我對你最真誠地說吧，我之要打破這種陋習，其實是一個副作用。我並未存心要打破牠，我只想獲得和我最親愛的徽姐有談話及其他一切能增進我們的感情的機會罷了！

有一天，那天距離開學已差不多三個月了，你不需要知道的，那三個月中的平庸的事實。我就講那天的事情吧！

如果誰認定一切富人最幸福的話是對的，我將要警告他；我說，有時窮人因為他窮的原故，却享到富人所夢想不到的幸福。如我自己便是一個

好例。我初到附師上課之時，每天中飯是跑回家吃的。後來爸爸見我走得太辛苦了，便每天給我一毛錢吃中飯。芳哥，你要曉得在那個時候，一毛錢是剛剛夠吃一餐飯的。那時的柴米魚肉都比現在便宜一點，而且廚房是學校僱請來給寄宿學生包飯的，所以吃散餐倒不昂貴。我那時雖然天天不用回家吃飯，但心中依然有不適的，就是家裏除了每天供給我一毛錢飯錢而外，一個錢都沒得給我。有時想買一枝鉛筆，一本 Note book，一個乒乓球，袋裏却沒得錢，回家裏要一定是叫我遲幾天再買，即是叫我不買。

不到二十天工夫，我想出一個很好的方法來了。

那時一毛錢是十二個銅板，而麵包是兩銅板一個；我經過一次試驗，吃三個麵包便略可止餓，而且有一直耐到晚飯時再進食的能力。以後便決定了：每天中飯是用三個麵包代替，騰六個銅板貯起來買我歡喜買而能力做得到的東西。

芳哥喲！麵包的味道你一定曉得吧！不過你一

一定猜不中我吃的是甚麼式樣的麵包。我告訴你吧，芳哥，我吃的是甜麵包呢。圓圓的，直徑差不多四吋的，紅紅的皮，平的白的而略起蜂窩的底，吃在嘴裏甘美而且香甜的。附師放早學的時候，是上午十一時，我每等到別的同学都離了課堂，我才慢慢地走向雙門底的馬玉山茶樓去。

所謂馬玉山茶樓就是拱北樓，樓下鋪面賣糖果，也賣麵包；麵包大概是十一點至十二點的中間出爐的，我每天慢步走到那裏的時候，新鮮的麵包剛擺出來，我買了三個拿在手中，還是熱熱的而且軟軟的。

以上是十七年六月十三日下午九時半寫好的。

那天，我照樣買了三個麵包，藏在音樂教室裏吃。附師的音樂教室，在我臨走的時候搬到明遠樓上，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了；而那時就在致公堂隔壁，從致公堂左邊一個小門口進去的。音樂教室孤單地站在一個廣場上，那個廣場本來是一個足球場，可是那時早就荒蕪了。從音樂教室的窗子可以望見那小山，和農場的僻道，其餘就是些綠草，饒

有鄉村的風味。

這個教室，除了有學生上課以外，差不多像專建立給我吃中飯的。風景是這麼好，地方又這麼靜，一面嚼着麵包一面按着風琴，芳哥，這也可算是一種享樂吧？

那風琴，雖然是陳舊而且有時會壞了一兩個音，但仍然是一架發音很響亮的五組琴。我那時的身軀很矮，坐在長椅上按風琴，全個都給風琴遮住了。

據我現在模糊的記憶，我那時彷彿剛好把中飯吃完了之後，在按着風琴。

“宜君！”

我的耳鼓接受了這叫喚之後，我臉紅紅地抬起頭來，徽姐赫然站在琴後。芳哥呀，自開學以來，我們屢次在校內同校外碰見過的，可是我們除了默然羞澀地點點頭之外，尚不會用言語交談過。她的心情我不大明瞭，我自己呢就完全爲了不敢，因爲我雖然在同學面前誇着口，其實我是萬分膽怯的。呵，這時在風琴旁邂逅遇着，她竟毫不客氣地

叫着我的名字了！

我是怎樣地歡喜着呢？我自己簡直說不出！如果不是在她的面前，我一定要亂跳亂嚷了。可是我的腦裏，心裏，嘴裏，眼裏，都似乎給一塊甘香的軟滑的蜜糖膠着了，不會忖度，不會思想，不會說話，不會瞧看，等了好一會好一會我才含糊地不能明暢地喊了一聲她的名字：

“司徒君！”

然而我立刻後悔了，這樣把她一叫開“司徒君”，以後便永遠叫她做司徒君了，想改口叫一個比較親暱的名字，是做不到的，我當時何不真誠地叫她做“徽姐”呢？或者叫她叫“徽君”呢？因為叫着名字總比叫着姓來得親切一點的呀！可惜喲總是一開口成千古恨了！

“你的風琴按得真好呀！”她坦然把這句客氣的恭維話說出來了。

這一句客氣話在她或者認為必要的，在我就覺得不必。因為我那個時候剛好把風琴上面的C調的幾個音階弄清楚了，按一支最通行的小調如

“王姑娘算命”之類只是勉強連綴得起來罷了，一點也不好聽的。可是，芳哥喲，你要明瞭我那時的醉了的心情，這樣的恭維雖出於過份，却並不是討厭的。我也有我的想頭，我以爲我自己可以拚命地努力，去達到她的順口的恭維的。

“我是不會按的，你來按按吧！”

“好，我來試試，你可不要笑我！”

她說着大大方方地坐下去按起來。後來我才曉得，她按的是“雙飛蝴蝶。”在當時我只看着她那高上左右推動不定的七八隻手指，看着她那微微地兩邊傾斜的腰部和腦袋，看着她那注意的眼睛同微動的嘴脣，我呆了。“呵，她怎麼會這樣美的！”我想着。

她按完了，對我笑了笑。我也只好笑迷迷地瞧着她那白而齊整的牙齒。——呵，我更發現她一個特點了：左眼眉旁有一條寸多長的疤痕。

我正在想着：“爲甚麼普通女子眼眉旁多少是有點疤痕的呢？”我有趣地想着，替自己蒐集例證。你或許不曾注意吧？芳哥：如果圓圓白白的一塊臉

那真是呆板沒趣的呢！多少有一點缺憾，在富有媚態的女人是必要的。缺憾的構成大概多是疤和黑痣。芳哥，你也許還記得吧？莫心不是頂歡喜斜眼的女人麼？他真會賞鑑女人之美！可惜他還不曾細細地看過徽姐的臉孔，否則他一定要拋棄他愛斜眼或鬥眼的主張，轉而愛疤痕了！

“怎樣呢，我已經獻醜了！”她在我想着的時候又笑着跟我說，那時她那疤痕也更可愛，牠簡直放出引誘的光華了！

她的聲音比琴還要美而響亮，在這金黃的太陽照着闐無人跡的四週，在這陰涼而風從窗口擁進來的小室裏，我感到無上的美而染着靜謐的欣悅。

我那時覺得自己的幸運了，覺得徽姐的賜與的偉大了！由我片面的推測，我以爲她是很愛我的。我的理由是：如果她不愛我，她爲甚麼像同我這樣投契呢？芳哥，我最明察的芳哥呀，你忍心說那只是我的曲解麼？你肯無情地斷定那並非她有點愛我的表示麼？呵，她明知我是不會按琴的，偏

要說她自己是獻醜，大概是想等着我的諛詞罷！
唉，我的拙劣的口才能說出些甚麼動聽的話呢？

我同她再談不到十句話，她就出去了，把我一個人放在冷靜的小屋裏，作非份的妄想。不到一會兒，一個附中的學生跑了進來，用思疑同鄙視的眼光望着我，我也走了出來。經過一個地方，有幾個附中學生在打球，其中有一個忽然故意把球弄歪了，令那個球在我的頭壳上撞了一下，又跳回去了。我心想，那一定是高級的附中學生，否則不會如此欺侮人的。在當時我不與計較，走回東樓我們的課室。

芳哥呀，說不定你又會覺得奇異了！附中同附師大家都是附屬於高等師範的，為甚麼會弄出這樣的事體來呢？你這樣疑問真是不錯，附中的同學們還不止這樣呢，這樣不過是個小事罷了！有時附師的學生在一個排球場或籃球場打球，附中的同學們想要球場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球場的附近踢起足球來，那個足球在球場上一來一往，碰着一下可不是當玩的，於是每次的結果都是附師的

學生讓步了。久而久之，中學生自以為他們比師範生實在高一級，因此霸道得多！欺侮師範的同學的花頭多得很哩，這不過是一個最常見的舉例。我現在想起來，他們直像受足了軍國民教育的日本人，而我們則是萎靡不振的懦弱民族的中國人一樣！至於為甚麼會凝成這種風氣呢？大約中學生認定師範生是不需繳交學費的窮家子弟，而他們呢，是每月要拿兩塊錢出來讀書的！師範生自己也明白這件事，以為中學生的權利是多一點的，遇事不妨讓一步。

那天我回到課堂裏上課，實在不曾聽見教師們在講甚麼。我的座位朝東北望過去，可以望見靜穆高遠的白雲山頂，我的眼睛脫離了書本的字行，望着那巍峨的尖峯出神。我的心在咒罵學校的主任，他真是太糊塗了，為甚麼把好好的同級一百人分做甲乙兩班呢？為甚麼把我編進甲班而把我的徽姐編入乙班呢？甲班是比較有些光榮麼？誰希罕這於實際無益的光榮！徽姐的程度不好麼？為甚麼有些比徽姐的程度更壞的學生却編入甲班！

我非常盼望上國文堂，因為分班的標準雖然以數算的程度計算，而國文同英文的課程就是甲乙兩班的。有些數學本是甲班而英文却是乙班的，有些本是乙班而國文却是甲班。我完全在甲班上課，而徽姐的英文雖不大行，國文却是在甲班的。因此我整天只盼望上國文堂，我衷心地願完全的課程都變了國文，雖然國文教員在忙着解釋這句出於何經，那句出於何典，是我最討厭不過的，但我却歡喜那時有和徽姐多望幾眼的機會。

自從那次我們略略談過幾句話之後，我們碰着面，如果有幾個其他的女同學伴着她走，我們就點點頭了事；如果有幾個其他的男同學伴着我走呢，那麼，我們連點頭的機會都剝奪了。

最好呢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碰着面的時候了，那個時候大多數是在吃了中飯以後，我們除了點點頭，相視一笑之後，我還說：

“司徒君，吃過飯了？”

“吃過了！你呢？”

她說着，又回問我，我也笑着點點頭，這種簡

單的酬答，我雖然不能滿足，但是我却特別歡喜這每天中難得的機會。有時我在音樂教室吃了麵包之後，立刻走到門口去等她回校，同她說幾句沒相干的閒話，略慰我一天的渴慕。

至少在那時我的心是這樣的：如果這樣簡單的談話繼續得久了，我們將在有機會的時候作比較長的談話，由談話而增進雙方的瞭解，漸而進入於家庭的瞭解；其後呢我們便可互相戀愛，再久一點就是訂婚，再久一點便可以結婚，那時我們的愛情便完成了。

呵，那時的我是多麼地用幻想的預定在陶醉自己呢！

有時，我吃了麵包以後，她已經在課堂裏和幾個女同學在密談着了，我便非常失望，在怨恨我自己又失了一番可以增進我倆的感情的機會。頭一次，陷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我想出了一個補救的法子：就是我用略慢的脚步在她課堂外經過，同時用最乞憐的眼光釘着她的臉孔，以至於她的整個，像在對她告罪：

“徽姐，恕我吧！今天不曾迎接你，明天我一定早些了！”

她那時也用她那最柔媚的眼光跟我打一個照會，像是說：

“我知道了，謝謝你！”

於是在明天就趕快預早在大門口等她，等她走近我的身旁了，便向她說：

“昨天你真早呀！……”下面是照例有些話我想好而說不出的。

她也笑着點頭，我們後面便繼續日常的談話。

她簡直整個把我弄昏了，擺脫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我無時無地不在想念着她，一切事物上面都印上她的影子。呵，最可恨的新歷年假來了！這比七年還長的七天，叫我怎樣困苦地渡過了呢！我是連星期日的休息都不想有的！但在那年的假期中，我却把這件事非常自誇地粉飾了許多不是事實的情節地告訴了莫心——代替我的好朋友李紹木的好朋友——聽，他也很爲我歡喜我有了這樣的豔遇。

十七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八時半

六

芳哥呀，今天我的心緒，益發不甯了！這幾天來寫我同徽姐的戀愛故事，已經不能像當初那麼起勁。這是甚麼原故呢？每天只寫得聊聊三四千字！如果照我最初的預算，每天至少要寫七千字以上的。這並非舊事重提，因此便感到不安，徽姐，我對於她的敬意，無論我的冀圖能否成功，是永遠不會消磨的。但是，你要曉得呀，第一我那常年不離身的傷風病又來相擾了。第二便是那最要命的鄉思。C妹在這裏，整整二十四個鐘頭，除了睡覺便是呆坐。我明瞭她的悶悶的原因，我明瞭她是毫無生趣！呵，我怎忍得親手殺死她的活潑的生機！

—— 因此便連帶起我的鄉思來！

世界上沒有事情是比不安於目前生活來得更悒鬱的吧？我真怕她在這裏再煎熬一些時日，會熬出其他可怕的毛病來！

徽姐的事情的本身並不足使我悲感，可是拿那時的盲目的感情生活同現在的杌隉的生活比較起來，我看出現在的是更矛盾的更多破綻的更不合算的，我便深深地沉在悲哀之中了！唉，爲甚麼我厭惡廣州，我又壓抑不住廣州對我的誘惑呢？唉！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我不能不把徽姐的事情告訴你，雖是不完全的，雖是殘缺的，而且我手邊也沒存有那時的日記同我倆的通信，但僅憑我的記憶，我都要把那零碎的事情約莫告訴我。——我強制着我的苦悶萬狀的心懷在寫這如一陣輕風般的逝去了多年的往事，夾雜着涕水同眼淚，（這自然不是因悲哀而溢出的吧？）拚命在寫，寫！——你要知道這在我窮苦無聊中是消遣悲哀的惟一方法呀！



妒忌，我還不曾加以詳細的分析與統計，我不曉得在成年的時候濃厚還是在少年的時候更濃厚些。不過據我的粗淺的比較，覺得還是在孩子時來得厲害些！妒忌，妒忌也許是一種恐懼吧？恐懼甚麼呢？大概是恐懼自己所心愛的物件，在自己未獲得以前，給別人搶了去吧？

無疑的，在新歷年假過後，我對於徽姐的鍾愛，是一天深過一天了，但我並沒有甚麼把握，說是徽姐一定是屬於我而不會屬於他人的。我自己覺得自己對徽姐的態度是有了變徵，同時我也曉得此後將陷於一墮而不可自拔。（至少在每篇愛情小說上，影響我當時的心情，而自覺是如此了。）以前呢，我對於她只有傾慕同珍愛，現在呢，我時時有佔有的衝動了！比方在以前是一株在一個公園裏的名花，誰都能夠接近同賞玩，我不過是拜倒中的一份子，現在大概是傾慕的時間很長了吧？傾慕的總和成功了狂愛，半瘋地想把她佔有。至少想在徽姐之上，加上“我的”兩個字。我是太自私了麼？

我爲甚麼想把公園裏的名花移植我家裏讓我一個專享呢？如果有人責罵我是自私，我想我一定不會向他否認，或許還會向他解釋，如果我不自私到十足，那麼，我愛她也愛得不十足了！

但同時我又很明白，我曉得這樣一株名花，必定不止我一個膜拜，許多人都會愛花的；而且這株花的開放，是公開而非祕密的。給她的香豔迷惑的當不止我一個，愛慕她的當然也不止我一個，呵，那麼，想佔有她的呢？我想到這裏，我立刻覺得局面的嚴重，我曉得自己彷彿置身於大戰場之中，不能不處處留心我的敵人！

然而光光留心敵人是沒有用處的消極方法，我當時自己就估量得很清楚而且正確，我縱使有能力處處防禦，但如果來襲取的人太多了的時候，我又怎能爲力呢？一個人到底張羅不過來，而且在詭計百出的場合中說不定是會撞板的！於是我的結論，很自然地歸納到我不應再消極地躊躇，或在做防禦工事；應當積極地猛烈地勇毅地做進攻的決戰！

一個絕世的美人在一個古堡的幽禁之中，四方的勇士正在齊向這古堡進伐，大家的目標都是想獲得她。我呢，至多不過是比較接近一點罷了；我自己是否有別人所不能及的勇氣呢，這是我自己最憂懼的。

有一次，我自己似乎決定了，這回如果再見她的面，我決不能再忍了！

我一定說：“司徒君，你今天好呀？你們今天有甚麼課？”

她一定答：“宜君，我今天好，謝謝你！你呢？呵，我們今天有甚麼課麼？我想想瞧：eh,eh —— 數學，數學，手工。手工或者會放假吧？我望牠放假了，早些放學，我們多點時候玩。”

我一定要跟着她的語氣說着：“可不是麼？手工堂真討厭，一點用處都沒有！我一臨到手工堂就望手工先生快點告假。唱歌就有意思了，F先生真和氣，我們有時嫌他挑選的曲子不好，要求他教粵曲他也肯的，你說是不是呢？粵曲比甚麼曲都好聽的。呵，司徒君，你也愛上唱歌堂，是不是？真的，凡

會按風琴都是愛上唱歌堂的！”我還要看看她的臉色，如果她在微笑着，那麼我可以說下去，如果她的顏色不對了，我就要轉一個方向：“司徒君，數學你愛不愛呢？如果，如果不愛的那才糟糕，今天你不是有兩堂數學麼？”

如果她說：“雖然不大歡喜數學，但也沒法子，這是主要科呀！”

我就可以說：“不錯的，主要科是很緊要的，國，英，數，缺一都是不可的呀！不過，數學你覺得很難，是不是？”

我自己心裏想，這樣偶一發問，叫她答答，是很必要的，如果光是我自己儘在講，不找點機會給她發表意思，在她也許是不高興的呢。

頂好是她答：“對呀，我覺得數學這些東西真不容易的。”

“不過這個樣子，數學也不是永遠難學的！”我必要機警地這樣安慰她，而且表示自己的富於經驗。“起初學的時候總覺得太繁瑣了，太複雜了，如果你肯多做，包管半年或者幾個月以後，你一定會

感到濃厚的趣味。那時叫你不要做算題，你自己也覺得不安樂了。因為這完全是一種習慣呀！”

或者她會這樣答：“要一年半載才能不感受困難，我甯願不學了，橫豎數學是沒用的。”

那麼，我也不能跟着她的意思說下去，為保持我的意見之統一，為保持我是一種諍友的資格，我該稍為和她表示一些不能同意。

我說：“呵，司徒君，恕我不能和你同意。我們學東西怎好怕難的呢？越難我們越要死心去學；而且數學，更不能說是沒用了，沒用的科學怎會列為主要科呢？不過，如果教數學的教員，他沒有良善的法子，的確是會令學習者感到枯燥乏味的！幸虧我們的L先生還不錯呀！L先生有時十分莊嚴，有時十分談諧的，我上堂的時候就十分有興味。你呢，你說L先生怎樣？”

我想，她一定會微笑地同意我的話的，我們由此更可進一步擴大我們談話的範圍，我那時一定要講多一些關於同學間的最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譏諷那個愚蠢的朋友，或者調笑那個不通的教員。

我把這些話通通預備好了，我那時自以為很滿意了，以為只要把勇氣加上去，她一定能夠很愉快地同我暢談的。有一次，見着她了，她從課堂裏剛剛跑出來，我想走上前去跟她談談，忽然一羣同學走出來，又破壞了我的機會；有一次，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了，她一個人從成績陳列室緩緩地向雨天操場走着，我在籃球場一眼看見她了，立刻迎着她的臉趕上去，呵，我這次一定成功了！

誰知走到彼此相距不到一尺的光景，我的喉嚨就彷彿有東西堵住，心脈跳動得萬分厲害，不止全身失了主宰，全部官能都失牠們固有的作用。

事後我後悔得要流淚，我自己真不明白怎的生生地把這個機會丟了！我越想越懊悔的時候，我自己急得心痛！

“你這孱頭的東西！”我禁不住自己痛罵自己了。呵，芳哥呀，這真是一種莫大的冤抑，莫大的委屈！甚麼事呢？甚麼事我這樣沒胆子呢？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自己更憂疑起來，呵，莫非我永遠會這個樣子的麼？莫非我永遠是膽怯的麼？如果真的是天

生我如此孱頭，對徽姐怎麼會有更好的希望呢？
“就是人家屬意於你，也應該由你自己把意思表白呀！難道還要一個如此美麗的女子向你求愛麼？”
唉，不中用了，就使我現在如何自責，自罵得如何痛快，她還能瞭解我萬分之一的冤屈麼？

芳哥呀，其實照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同女人說幾句有甚麼大不了的關係呢？那時不但把同女人說話看成極有意義的一件事，以為如果那個女人肯同我說幾句話，她一定就會嫁我；並且把自己坐失機會看為一種極悲傷的事，這真是有點不可解的呀！而且，這或許是一種醜陋的幼稚的行爲，不過那時這種行爲却被視為神聖的。現在想起來也許會啞然失笑：那晚我竟連晚飯都不曾吃呢。現在我自然會想的，我在那時應該力謀表現自己的心懷的機會，不吃飯有甚麼用處呢？徽姐不會曉得為她，我曾經連飯都輟廢過的。不是麼？她到現在都不會曉得的！不過——在當時呢，我的熱情似乎比現在更盛吧，我終於這樣做了。

她何止不會體諒我的苦衷呢？在第二天，她做

了一件事，幾乎把我氣死呢。呵，芳哥呀，那天她竟和我最敵視的 C 君談了許久的話。

“徽姐真美麗吧？你以為。” C 君在他同徽姐談話之後，得意地笑着對我說。

“不錯，她真美麗，這是你的幸福了，有一位這樣美麗的——”

“瞎說！”他斥罵着截止了我下面的話。“同一位女人說兩句話就有希望了麼？你們這種人真是不開通的野蠻人！完全不懂得社交公開是怎樣講的。男女不可以做朋友麼？照你所說的話，簡直把我笑死。同學間談一兩句話算甚麼屁事！我說你真不配來男女同學的附師讀書哩。”

“對呀，你的話真不錯！”在我的心裏喊了出來。可是我的嘴却說着：“我不配在附師讀書，你才配！許多都不配呢。我是野蠻人麼？真奇怪，徽姐却同野蠻人做朋友。我不是恨說的，我說話總是根據，你的確是有希望呀！我一點都不冤枉你，你看，他對你不是比對甚麼都好麼？”

“也許她對我是比較好一點，但這完全不是愛

情的關係，不過她是我的老同學罷了！我們剛才談起 P 校的情形來，大家都覺得好笑而有趣味。我和她在 P 校的國文專修科同學差不多一年，我們差不多沒有說過話。那裏自然比這裏不開通，而且又是男女分班的。你怕不曉得呢，宜，徽姐在 P 校被人稱爲徽哥，那才有趣；男生們都說她很像男子，她是一步都不肯放鬆人的，她最喜歡罵人。但據我看呢，她可說是一個很開通的女子，見人說話都毫無羞澀的樣子！”

“那麼，更好了，新同學又是舊同學，成功越容易呢！恭喜你！”

芳哥呀，我何用抵賴呢？我自然是妒忌他了。不過他也頗有自得的意思，我洞曉他口頭和我一樣，他心中也和我一樣的。譬如他說：“跟女同學說話有甚麼光榮呢？”你如果用譏笑的口吻回敬他：“那當然是她歡喜你才跟你說話了！”他雖明知這是你立意的譏諷，但他都不會惱你，一定露齒地笑着向你解釋那是怎樣怎樣的一回不重要的事。爲甚麼呢？年青人會喜歡這種調笑，而引以爲榮的。

我自己就不曉得甚麼原故，跟 C 君同其他許多年青人有同樣的嗜好。

那天我憤憤地在黑板上用粉筆寫着幾個字：“新同學也是舊同學！”但在許多其他的同學都看見而獨有 C 君不曾看見之前，我又把她們拭去了，因為我忽然醒覺，這只足以增長 C 君的得意罷了，於實際無益的。

那晚莫心到我那裏玩，我又用盡苦心在造成一些事實，向他說我對於徽姐怎樣有希望，預備等着在享受他的溫和類似奉承的譏笑了！

結尾我像真有其事地欺騙他：“在全校裏能夠和她談話的只有我一個人罷了！”

十七年六月十五日九時十五分寫好

七

學期試驗過了，跟便放寒假——舊曆年假。

在嚴冬裏，我每天從西門跑到東門，身上只穿了薄薄的衛生衣，外面加上那白布校服。狡猾的寒風每天同樣地欺凌着身無棉衣的我，令我每次到校上課，雖然已經沿着有太陽照射的那邊 Sidewalk 走，但終是涕淚淋漓地悶悶地坐在講室裏聽教師在講。恐怕現在我的變了痼疾的傷風病也是那時造成的吧？不過我當時雖然捱受着飢寒的痛苦，但我終以為我的安慰者是會給我以更大的補償的！我每天只要能夠見到我的徽姐，於是一切都可以釋然了。——幸虧當時她真好，差不多沒

有一天是和我疏遠過的，她，據我想來，從開學到現在不曾告過假。

可是寒假終於趕上了時光，我們有四個禮拜不能見了。呵，這是多麼悠久的隔別！這是多麼悠久的隔別！

我想法子了，我曉得如果想不到一個較好的自慰方法，不止所謂舊曆的新年一點樂趣都沒有，而且看見別人盡情快樂自己不是要悶死了麼？

大家都高興舊曆年假才賀年，我也不能獨異。一疊賀年片拿在手中正預備去寄發的時候，我的靈機像受了一種暗示，突然把寄給徽姐的那美術賀年片袋了起來，把其餘的放下郵筒去，我有把握地微笑了。

我回到家裏，想了好一會兒，才把措詞的大略想定了，慎重地拿起筆來用盡心機寫一封很工整的白話文信給徽姐。奇怪了，我很順利地從頭寫到尾，有些地方還故意賣弄一點聰明，竟不白廢了一張紙，而且只略略塗改了兩處；我自己重讀一遍，也覺得恰好了，才慢慢對準紙角，摺得整齊不過

的，隨後又小心地寫好信封。——到寫信封的時候，連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聰明：如果我平時不暗暗把她的住址記下了，現在那裏有法子寄信呢？這種勝算的預備，也似乎幫同證明我對她是“很有希望的”！

那封信裏的措詞是這個樣子的：一開首當然是向她賀年；其次便陳述我對於校裏男女同學的隔膜的意見，我加以婉和的攻擊，我並說我將做一篇比較激烈的文章，投在本校的旬刊裏；第三便表示我對於她的敬仰，（我實在有點作偽了，我該說我對她的愛慕。不過那封信我的確只用了幾個空泛的仰慕的名詞。）我敘述我的自謙，說何幸而得她肯做我的朋友，說何幸而得她做了我的同學；第四我希望她能做我更熟悉的朋友，而且時時和我通信，藉以指教我。

我自忖這真是一種很靈巧的說法，我最高的目的是想她見了我這封信後，肯和我時時通信。芳哥呀，我表面似乎隨隨便便地把我的本意烘托了出來，我要把一股熱情壓住，用不即不離，不軟不

硬的話，我那時是多麼感到壓抑的痛苦呀！呵，爲甚麼我不能親熱地喊着她的名字，爲甚麼我不能大胆無畏地向她陳述我的狂愛呢？唉，這可恨的人與人間所必要保留的面具喲！然而我到底不能不感謝書信的功勞呀！我萬萬不能不感謝書信的功勞呀！牠雖沒有當面談話那樣能把意思立刻傳達的直接而有力，但牠都可免去一切的羞澀同畏葸，而且令訥訥於言的我有在向她的發表意思時的審查同修正的機會，這在我，也許於一般少年男子也是同樣的，真真是最便利的方法了。

信去了兩天，回信來了！那天下午正在我吃了晚飯站在門口閒望着的當兒，郵差毫無表情地把那封信遞了給我，那便我最企盼，最親愛的她的回信了。芳哥呀，我不是哄你的，在新年的當兒，本市的信兩天就有覆信，在那時是可能的。現在大概郵局腐敗了，在新年想寄一封信非十多天不能到呢！

那天似是舊曆年初四了。我是何等歡喜呢？這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我偷偷在封套上吻了許多下，我顫顫地拆開了信呢，呵，那時我真比Gold

Rush 裏面的卓別靈聽見 Georgia 肯來他那裏吃晚餐時要更快活喲！我也學他一樣，要亂跳，亂嚷，亂摔東西，才能盡情發洩我的狂喜！不過我終沒有他那樣樸真的任性的力量了，我只坐着，微笑地坐着，讓我的靈魂跟着無聲的音樂在狂舞！

我覺得，我要唱歌了，唱一支勝利的高歌！但是，你曉得的喲，芳哥，唱歌要唱給高山同流水聽的，不能唱給人聽，而且切不要唱給人聽！如果你再人中間高唱起來，他們固然不會愛聽，還怕因此而抗陷了你的生命。

戀愛學家又扳起臉孔來了：一封信算得甚事？固然，一封信真是不希奇的呀！而且這封信的內容，她只客氣地同我賀年，更客氣地教我指導她罷了，更一點沒有希奇呢！生理學家也許說我患了 Hysteria 了吧？總而言之，我自己事後也覺得奇怪的，我真不解為何徽姐之魅力是如何之大，連她一封信也是如此有力的，可以震撼全部的我！我覺得她純潔高尚；而自己却卑污齷齪；我覺得她豔麗端莊，而自己却醜惡下賤！她的一舉一動，在我都

有長時間的回憶！也許那是有節拍的，那是一種自然的跳舞！

晚上，我寫了一封信連夜寄出之後，又跑到莫心那裏談天。我哄他，說我帶了徽姐給我的信給他看，結果我只拿了信套給他看了一會，證明徽姐真有信給我，並且藉此可以誇耀一下，向他那沒接過女人親筆寫的信的孩子。莫心看了之後，對於徽姐寫的一手秀逸的鋼筆字誇不絕口。芳哥呀，他雖然不是讚我的字，他雖然有時還醜詆我那手壞字，但現在我滿足了，十分滿足了！他真會令人歡喜，他真會讚美我的最高的靈魂喲！

那夜睡覺就作了一個很甜蜜很甜蜜的夢兒。

第二天，她又來了一封信！“呵，我最親愛的徽姐呀，你不要如此引誘我吧！”我對她那封信最親暱地說着，把她那封信拆開來看了一遍，我舒了一口氣，閉上眼睛坐着不動。我整個軟了，麻痺了，瘋癱了！

她簡直是信任我了！她讓我為她盡力了！芳哥呀，這封信你是說些甚麼事情的呢？呵，她真會

難我，她在“九章”算術裏挑了一百條題目叫我給她做。凡在中學一年級都會遇過那所謂“四則算題”吧？演算式並不深，只是加減乘除的應用罷了，可是題目往往就耐人想，想到頭痛都想不出一條，並不是希奇的事。這種滋味我曾經嘗過，我也非常嗜好，在默想着去解決困難。故此徽姐叫我做一百條題目，我是高興之上又加高興的。

“不會是她對我的試驗罷？”我想着，“然而無論如何，令她滿意是必然的呀！我最好能在兩天之內把算題一起做完了就好了！”

但有一樣事是我可以向C君出一口氣的，我又應當怎樣感謝徽姐呢？她把那特權給了我，——她叫我跟她轉一張賀年片給C君。

在未做算題之先，我得意揚揚地走到C君家裏。

“C君，新年好呀！”我笑笑地嚷他，他正坐在院中跟他妹妹玩。

“喂，坐，坐。”他斜伸着一隻手像在指路。

“C君，你好運氣，徽哥有東西給你呢！”

他顧盼自豪地說了一聲：“笑話！”

“是真的，我不哄你，她有東西託我轉交給你呢！”

“哼，哼。”他用鼻子代表他的意思。這種意思像是說：“你這種捉弄簡直沒有意思！”

“假的麼？”我把那張賀年片拿了出來。

他的得意的顏色立刻變了有幾分頹喪，把那張賀年片隨意看了一看，便放在棹上。嘴裏却說着：“哦哦，原來是一張賀年片，我還當甚麼東西！這真毫不希奇的，我們在P校已經循例每年都有的了。”

“也可以見得她對你早有意了！喂，C，女人屬意於你呢，當心着。”

“我早說過我沒有愛她，她也不會愛我。如果你想追她，你追去就是了，何必這個樣子呢？你曉得，我一定不會阻礙你的！”

“你講的不錯，我一定不會阻礙你的！”

○ ○ ○ ○

在中山公園裏，我同莫心在偏西北角的草地

上坐着。今天是正月初七，就是所謂人日了。中山公園的游人比平時要增加四倍以上，平時多人的地方不用說了，就是平時沒有人到的西北角，疏落的樹下的爛長椅也坐滿了人，再沒有一張空着的椅子。我們沒辦法，只好在草地上坐坐。幸虧距離我們的坐處有六七尺的光景，那裏長着一棵大榕樹，剛好把將近西沉的斜陽擋住。

那時我從十五歲的廢墟剛踱進十六歲的新地，我的天真同童心也許還未完全磨滅吧？莫心那時比我大一歲，但他還完全跟一個孩子一樣。斜向左撥的柔軟的黃髮同一個小姑娘一樣地覆在左額眼上，兩隻水汪汪的眼睛襯着一塊黃而帶黑的臉。去年的他你不是見過的嗎？挺胸凸肚，手大腰寬，身高眼黃，都是他特有的外觀！同那時的他真差得遠了。

我那時呢是身材高大，相貌寢陋的早熟青年；據莫心說，我像一個壯碩而勤敏的中學生。我不曉得他在甚麼地方看出我有中等學生的特色，我在學校雖然穿了長褲，但在放假在家的時候我總喜

歡穿在小學時穿的短褲，由此點看來，我在比較上是更像小學生的。

他也是第七高小的學生，跟我同李紹木是同班的，在校裏的成績也是優等的呢！但他畢業後都不升學，只在附近一間英文專修學校讀英文。我問他爲甚麼不考中學校，他說家裏不主張，而且家裏沒有錢。他家離我家只要轉一個灣，經過兩條街就到了，我晚上沒事總愛去他家裏玩，因此我們在未畢業以前尙未見有甚特別友好的，畢業以後的半年中我們的友誼忽然亢進了而成爲莫逆。

最近三個月來，我們大家都喜歡看小說，原有的甚麼玉梨魂，碧夢痕，二十年前目睹之怪現狀等等都看完了；我們更進一步向少年雜誌，學生雜誌裏的童話，青年文藝，裏面尋找我們的讀物。因爲文言的小說看厭了，換上白話的小說，我們都感到清新而有味。後來我們又買文學研究會的小說同詩來讀，更深深地各自種下了新文學的嗜好。——後來就養成了我們努力的趣味。

“宜，你將來可以寫一部述你們二人相愛的經

過的小說呀！你的運氣真不錯，一碰就碰上了一個這麼多情的女子！你可以介紹給我看看嗎？”

“怎麼不可以，只怕你怕臊，她是很大方的！我不止愛她，我覺得她真是比我的命要更值錢些！我現在只有一樣害怕的，就是我們家裏窮。有錢就甚麼都好辦，沒錢呢一樣都做不來的！徽姐對我這樣好，我自己很有把握，只要我向她開口，她一定是我的了！不過我現在怎敢開口呢？就使她馬上答應我，你叫我怎樣呢？我真可說是一個錢都沒有的！”

我皺着眉頭，嘆着氣在說。其實我當時真有點覺得徽姐始終是有倒在我懷中之一日的，不過並不像我對莫心說那樣有把握罷了！我對這件事的陳述是樂觀地而帶有些少誇大地。

他很同情地說：“不錯，沒錢真是甚麼事都不行的！”

“唉……”

“你以前說你有個姓 C 的情敵呢？現在——”

“呵，我們都在碰着運氣，看誰成功，不過最近她的表示顯然是傾向我了！”

“我祝你成功！” 十七年六月十六日下午四時五分

八

芳哥呀，你長在廣州住，自然不會不曉得廣州的春天，除非你絕對不曾注意過。然而這是不會的，我想。不是嗎？我親愛的芳哥：她並不如一般詩人或一般小說家那樣描寫的，天是多麼蔚藍而秀朗，地是多麼青綠而柔麗；樹木是怎樣地滋長，花草是怎樣地芬芳。真的，我們並不見得會那樣約！我們在廣州住，人們和曆書都說是春天到了，我們才知道是春天到了，其實和冬天是同樣的。

我們家裏自然沒有甚麼花木，但如果你走到中山公園或其他的公園一看，便可以證明我的話是對的。一進門口，也許就可以望見公園的盡頭的

擷秀亭吧，因為那時還沒有茂密的小樹葉兒掛滿在枝上，除了一些如榕樹那樣的常綠樹外，任牠再高高到像木棉，再矮矮到像黃槐，都是賸了些枯赭的空枝。小鳥兒站在上面，你可以瞧得清清楚楚；太陽照射下來，地上也只得些稀疏的影兒，在下面你想遮陰是不成功的。

我當初在廣州，也不大留心，以為春天本來就是那麼樣的。等到我在外省過了若干個春天，我才開始發現了那些差別。

真的，在“比較”兩個字下面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新知，就像拿一切生活的情形來講，當初我在廣州，絲毫不覺得那時的生活樣是甚麼奇異，到現在我在南京住，馬上就發現了若干的差異。譬如吃飯，我在廣州時是一天只吃兩餐的，大約在十一時半和五時半，來到南京呢上午九點多鐘才吃點心，（早餐）下午一時和八時才吃中飯和晚飯。又譬如天黑的時間，在廣東頂多六點半至七點便要黑齊的，南京就要在八時過後才會黑齊。總之，在廣州不覺得奇怪的，在南京就感到了，現在在南京不覺

得奇怪的，將來離開南京也一定會感到的。

我同徽姐的事情，就有同樣的道理。在記憶中活潑地把那時的事實重印起來，雖然和那時同樣的感情是已經消失了，但却感到很深的趣味。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用現在的理智方法，去評衡當時的行動。除了優劣的判斷，富有雋永的趣味的回憶，是不住地可以喚起的。自然，現在會發覺以前所使用的方法是費時的而且不聰明的，並且會想出很好的方法，如果現在再去追逐她的時候。芳哥呀，人們不該不滿足他的既往的，因為他應該曉得，在當時他是只能這樣而已。你說對不對呢？用“現在的”方法去 Court 她，也許得有相當的結果，但那是“現在”去 Court 她，並非幾年前的事了。

我好怨誰呢，芳哥？我想，我只好怨社會吧？我只好怨中國的社會吧？牠給我以戀愛的知識和膽量實在太遲了——至少在徽姐這一件事上可以說是太遲了的！

我告訴你吧，你瞧我是多麼蠢笨！

在如上述的和冬天差不多的春天來了不久以

後，我又每天穿着白紫花操衣，挾着書本，一路走一路吐着鼻涕和痰漿地到附師上堂。

有一天，我五點鐘便起了身，走到附師才五點四十五分，過預科乙班（芳哥呀，你又會覺得不像吧？怎麼會變了預科的呢？我告訴你吧：那時的附師是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的；附中那時也還是舊制中學。到第一個暑假過後，即是在我把預科修業滿了之後，學校因學生的要求改了制度，於是便升入初中二年級。）的課堂時，呵，我是多麼感謝命運之神喇，我的徽姐只獨個兒坐在裏面。那時學校的編排坐位號次的方法，是由左而右的，（這是照教師站立時的方向，如果依學生面對的方向，應該由右而左。）徽姐是第四號吧？我只記得她是坐在第一列第四行的頭一個的。——這個位置走過課堂時頂容易看見的，何況那天早上只得她一個人坐在那兒呢？

我停了一停腳，和她略略點着的頭兒又看出這時是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了，我望着她，意思是把措詞想好了方進去的，意思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我

的臉紅了，我的腳顫顫地差不多要走開了——在這最心急最難堪的時候，呵，感謝我的徽姐，感謝我的善體人心的徽姐喲！在這我正沒法兒解決的時候，她竟站起來了。

微笑地，她說着：“早晨，宜君！進來坐坐吧，你今天怎麼會這樣早呢？”

“早晨，徽——君！”我一面朝課堂裏走，嘴裏一面喊着。呵，芳哥呀，一個人嘴笨是多麼討厭呢？任你寫信寫得再流麗再動人，讀起來時也讀到人家嘴裏笑笑地心裏癢癢的，然而那有甚麼用處？當面一試就糟了，芳哥呀，你說是不是我的丰彩同詞鋒是萬二分拙劣的呢？我的一生的不幸就由於這兩樣的缺乏吧？我自己又好氣又好笑，本來衝口而出的是想叫她一聲“徽姐！”然而如果是機警的呢，在嫌叫“徽姐”太肉麻的時候，大可以改口而叫一聲漂亮的“徽君，”哦哦，不爭氣的我喲！把這樣兩個字竟分開兩截念了，腔調真是再難聽沒有的呢！

然而她並不惱我，仍然笑着說：“宜君，你怎麼不天天這樣早呢？我家裏住得近，一早就醒了，一

醒就要起身，起身洗過臉吃點東西就來了。真清靜得很，一早來到這兒一個人都沒有……”

“呵，我們兩班怕要算你最早了，司徒君！”說着我改回叫慣了的“司徒君”了，原因是恐怕弄巧反拙。

她微笑了——自然是怡悅的表示。我也跟着她微笑，並且自幸也會講一句這樣中聽的話。本來在通信裏，我已經用親暱的“徽姐”二字稱呼他了；並且在差不多十封信當中，我們已經由普通的客氣話談到讀書問題，交際問題，人生問題，等等的。雖然我們說的都是些膚淺而幼稚的東西，不過我們彼此至少有互相瞭解（有意也罷，無意也罷；徹底也罷，不徹底也罷。）的要求（？）了！哦哦，我何止動人而有力的話說不出，就連最平庸的應酬話也說不出呢！永遠在信封裏談愛情吧？我那時的腦筋就可以想得出，這是必不可能的了。

芳哥呀！愛情是不能加以人工的測算的吧？莫心的戀愛自然是失敗的，原因就在他和 Y 姑娘的戀愛是畸形的，只通信而少見面，我明白情人們會

面是必要的了，我曉得一個人的 Influence（芳哥呀，恕我，我的文字不行，引用一個最淺近的英文了！）是怎樣地有當面傳達之必要的了，然而結果也不是和莫心一樣，漸漸淡化了去麼？那搖撼了男子們的心之山的愛情！

“你能否天天這樣早呢？如果能夠，那就再好沒有了。是不是呢？宜君！這麼早我們談談，豈不是沒有一個人來打擾我們麼？而且空氣也新鮮，……真是不錯的，有新鮮的空氣才能有新鮮的頭腦，這個時候做數學是頂好的。是不是呢？宜君！你做數學也大概是在早上用心的吧？如果不然，你的數學一定不會這樣好的。我真佩服你的聰明，你的聰明算得兩班第一的呢！——”

在不必要謙遜的時候，我却插入一句謙遜了：“司徒，（她的女同學先叫她的姓，也不在下面加君字的，我有時故意表示親暱一點，也這樣叫。）你笑我嗎？我是這樣蠢的！”

“你笑我倒是真的，你還蠢麼？你考第一名誰人不知呢？”

“那時碰巧的虛榮，實際上比我好的人多咧，我算得甚麼？”

“那麼，L先生的話呢，他不會說謊話了吧？他說你的數算是兩班中最好的！”

“那恐怕也不是聰明的事！”

“你何必這樣呢？你恐怕我囉嗦你麼？是的，這就是你的聰明之處了！你要曉得我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我的話，都要請你教我的呢！哎喲，讓我先謝謝你吧，費你的心給我做了一百條算題，用去你很多時間了吧？”

“只要兩天的工夫。”

“呵，這真是對不起，在聰明而且勤力的人，兩天工夫不是很要緊的麼？真的，半點鐘也是緊要的。真是對不起呀！”

我已經預備好了這樣一句答話：“我願意跟你服務！”可是我到底說不出來，我只改成這樣：“那不要緊，我很高興呢！”這樣含混地不知是“高興爲你工作”呢還是“高興做算學”呢的答話在她也竟滿意了，她微笑地望着別處。

“還有煩勞你的地方呢，你討厭不討厭？”她充滿騷意地問。

其實她這一問是故意多轉兩個灣子，多說幾句俏皮話來自炫她的聰明罷了。她不應該不知道的，年輕的姑娘對於任何一個男子做不非分——也許連非分吧——的請求是永遠不會得到拒絕的呀！

我臉紅紅地說，聲音只有一個蚊子那麼大：“只要我的能力做得到，我是非常高興的，並且可以盡我所有的力量。”

“你知道我一早起身到這裏幹甚麼呢？就是想做算學。L先生在堂上宣佈我的算學成績的時候，我羞死了，後來我決定天天一早回來做練習題。不過，宜君呀，真討厭呢，有時做到半路有一條算題無論如何都做不出來了，遇着這討厭的攔路處，就沒有心機再做下去了；那時趣味自然沒有，而且同時會感到煩惱，真想把那些捉弄人的鬼算學，一股攏總摔出門外！如果有個女同學來了，我們便傾談起來，那天的算學成績就算完了。”

“時間浪費了真是可惜的。”

“所以，頂好是你天天早點回來，那時一個同學都沒有，你可以慢慢解釋給我聽。這種煩難一定可以得你的幫助而免除了去哩！不過這樣更犧牲你的時間了。”

“那有甚麼要緊呢？我們明天早點回來就是了。”

“謝謝你，預先。”

芳哥喲！這樣的女子給你也不能不熒惑吧？你的膽量如果不夠的時候，她會跑過來親近你的；你不敢造成更多接近的機會的時候，她却敢的！她還會笑，還會媚笑，伶俐的牙齒和舌頭會說出巧而聰明的倒話。她，在那時的我看來，真比專表演用肉去降服觀衆的嬌豔的電影明星還要有力地會蠱惑人！雖然那時我還不曾同一個 Movic Star 接近過，然而事後也不妨追認的。如果再說得附會一點，她除了眉間的疤痕而外，真有些像 Mae Murray 呢！呵，芳哥呀，你還記得嗎？那是她的好戲呀！當 Merry Widow 裏面的她初與觀衆見面

的一個驚鴻般的潑野而敏捷的表情，你能夠把她忘記了麼？

雖然徽姐是否會因此便愛我，我絲毫不能知道，而且也不能加以有把握的忖測。不過這樣明明是增多了我們接近的機會，這是我非常樂觀的。臨走的時候我還大膽地問她：

“司徒君，今天吃了飯你還到音樂教室去按琴麼？”

“去的！”她的意思全部藏在眉梢的疤痕裏，像是昭告我：“你的意思我全明白，我吃了飯去音樂教室就是了！”

我歡天喜地地跳回課室，我像是凱旋了，可是歡迎這位得勝的英雄的人是一個都沒有。我把那幾本書放在抽屜裏，一個人坐在那裏想，芳哥呀，如果那個時候有人看見我的臉，我相信他一定會瞧到上面有一絲絲隱藏不住的笑痕。我忽然跳出了座位，站在欄邊望着學校園下面在練習深呼吸和八段錦的朋友們，心裏很討厭他們，如果他們不在那裏把地方佔去了，讓我同徽姐兩個在裏面散

散步不好麼？

“喂，宜，你今天真早啦！”C君站在我後面說着。

“唔……”在躊躇滿志之中我漫應着他，其實我肚子裏在譏笑他：“喂，C，你曉得我跟徽哥大有希望了麼？”

“你看見麼？徽哥是下面哩，剛才我來的時候就見着她。”

“是麼？我看不見她！”

“那麼我們下去打球吧，你敢叫她一齊去打不呢？下去一定見她的。”

“去打球是好的，不過叫她却是你開喉去叫好一點，爲了你們是二重同學。”

他十分可憎地十分令人鄙惡地露着牙笑。

○ ○ ○ ○

上面那幾千字是昨天早上五點鐘到十一點多鐘寫成了的，下午因爲一些稿費的事，又跑到花牌樓去混去許多時間。我本來預算在十天之內，把那些事情寫完的，誰知從八日到今天，今天已經第十

二日了，還未曾寫完。唉，芳哥呀，恕我吧，恕這個心兒是整個焦灼了的我吧！誰能把心針磨得如此細小，一步不亂地透過那苦惱與憂疑交織成功的世事之網呢？阻礙我的工作的東西實在多。比方前天，因天氣悶熱，心不安定，全天一個字都寫不出！唉，這種例是不必舉了，多咧，多咧！即像今天，我一早起身，天又黑沉沉地在下雨，哦哦，下雨在我是如何可怕的，我似乎已經告訴過你了吧？這時不止環境令我不安，就是自己的心也全無主宰的！我有時望着陰晦的天空，一言不發地可以呆了幾個鐘頭。唉，算了，我這個心緒如果盡情描寫起來，恐怕要寫到很長很長，不如把牠關在心裏，讓自己慢慢嚼着那鹹酸的味兒吧！



那天我吃過了麵包之後，照例在音樂教室裏按着琴等她。等了許多時候她才來了，我們很快樂地按着，她有意無意地時時低聲在唱一句兩句。

“你的風琴按得不錯了，宜君，你進步得真快，C君的貴妃醉酒按起來還不及你呢！不是麼？他比

你會得早，可是你按起來就比他熟而且花子密，好聽得多了。這真是難講的，聰明人無論甚麼東西都比人便宜些的！”

“你的雙飛蝴蝶還好啦，徽君！無論如何，你總是一個老前輩，你按得很熟的時候我才初學罷了！”

“所以你的進步快，就是這個道理！青出於藍還有勝於藍的呢，何況你同我本差不了多遠，而你的進步又比我快的。平心講起來，C君的醉酒曲本來是比你好的，可是現在倒不及你了。”

“或者他勤力讀書，來不及學琴了！”

“他也不是勤力，據我看來，有時成天拿着書本扮成讀書的樣子那是假的，真的勤力呢那也是有的，可是並不在書本，却在球場裏。他自己像是想把自己造成一個體育家，因為他的學問風琴都比不過你呀！”

“他可沒有想錯，如果他自己真能把自己造成一個體育家，那倒是一個很好的出風頭的方法。我聽見人家說，他喜歡H姑娘呢，他能夠令H姑娘時

常笑笑，那在他也許是很幸福的呀！至於風琴同學問，我却不敢承認比他好！”

“至少數學會比他好一些吧？我是不會瞎捧人的！”

“唔！”我微笑地令這一聲謙虛的承認從鼻子裏哼出去。

芳哥！我們現在說話，無疑是比以前暢快得多了，可是我依然要熬受着一種痛苦，這種痛苦就是捉摸不着她的意思所在。有時像真心傾倒我，有時却又帶有些調侃的神氣，叫我的心有時發酸的而在別一個時候却是癢癢的。她真的把我整個靈魂操縱了，如像有把握有經驗的投機事業者操縱那些股票一樣，時常獲得如意的勝利。我呢，我成天都費着力量在忍耐，忍耐！我沒有一天沒有一刻不在找尋可以發洩我自己的情愫的機會，每每像是有個機會到了，而我的勇氣不濟事；事後才明白那實在不是個機會，我自己認識錯了，便又捏一把汗，自幸不曾魯鈍到如此，幾乎把事情弄糟了。芳哥！你說難受不難受呀！成天在這樣的生活中掙

扎着。可憐極了，可憐極了喇！

然而這還不算事呢，比方你在愛之海裏操着一隻小舟，晃蕩與迷惑自是常有的事；甚至有風浪來犯，你也不能口出怨言呀！我那時的情形自是有些可憐，可憐之中却有時也有可樂的。真的，這還不算事呢，由徽姐本身給我的，我無論是怎樣的不適與難受，我只好閉着嘴。然而外來的侮辱，却並不因我內心的煩悶達到了極端而稍息牠的攻擊喇！這是我萬難忍受的！

那天我們在音樂室裏不是談得好好的麼？然而侮辱來了：一羣附中學生差不多有五六個，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擁進了音樂室裏。他們進來了之後，立刻四面分散，似乎把我倆圍在中心。他們高聲唱着歌，歌聲中又有難聽的怪叫。芳哥呀，這是不是奇恥大辱呢？我不想看他們的臉孔在怎樣表情，我只低眼望着徽姐，她也充滿瑟縮不安的樣子，而且微微有些震驚。不到一分鐘後，怪叫的聲音裏面又雜着猥褻的鄙語。我們再忍不住了，我們臉上那時恐怕比有些人喝了酒還要紅，滿腔怒氣

地走出了音樂室，差不多到致公堂的時候，還聽見裏面的狂縱的笑聲。

如果我跟他們打架，恐怕自己先要受傷而以後還要受學校的處分；如果跟他們理論自然又是講不下來；如果到學校當局訴冤，恐怕事情還不會弄清楚，我們倆的醜譽已經傳遍全校了，結果恐怕我們連書都讀不成了！芳哥呀，你只要想一想當時的情形吧，他們五六個人簡直拿我們當捉姦辦的呀！

如果風聲一洩出去，輿論總不會寬恕你的，聰明的人一定會這樣說：

“也許他們真的在裏面 Kiss 呢，給那班俏皮孩子瞧見了！”

別一個也許會說：“兩個抱着真肉麻呀！附師的學生真有點靠不住！”

縱使寬恕一點也會說：“這的確是令人思疑的，作算這件事不是真的，但那裏只有他們兩個人呀！”

教師們也許會說：“青年男女誰都保不了不會

有這樣的事發生。”

呵，那時我便如何呢？那時我便如何呢？學校也許會開除了我的學籍，她的父親也許會將她關在家裏，我們想見面那時恐怕比登天更難了！我同她會商了許久的結果，只得把這最難堪的冤屈吞下肚子裏，絕不計較好了。然而她此後就因此不敢活潑地同我嬉笑和縱談了，彼此都有一些顧忌。

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李紹木，敘述我同徽姐相好的事情，並且特別詳細告訴他中學生恃勢欺侮我們的情形，我的一腔怒氣，到底向他分注了一點。晚上回到家裏，又把這件事告訴了莫心，莫心也爲我不平。

但是，芳哥呀，我的相好在我的心裏深深躲住，甚麼都不足以阻撓我的熱烈的進行的，何況我們每天早上還有約莫五六十分鐘的相會的時候的。在那個時期中，我最快樂是早上，天才光——有時天還沒光呢——便離了牀，趕忙趕忙地跑到學校度那最蜜甜的片刻的時光，有時最懊喪的是忽然有一個同學來了，我們的談話便要結束。

最有趣的是我和她鬥早，可是我總鬥不過她，因為她家裏離學堂近，而我則每天出了門口還要走三十分鐘。故此我每次走到她的課堂門口時，她已經低着頭在棹上做算學了。

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午十二時

九

一個青年男子，應該照他的愛人所喜歡的東西，去從事努力的吧？至少我是這樣想了！徽姐，她不是我那時的惟一的愛人麼？（雖然她承認與否是一個問題，但在我却正式而堅決地承認了。）那麼，我做甚麼事情能不依着她的可愛的小手指的指示呢？芳哥呀，也許天下的女孩子都是歡喜這兩樣的吧？體育與音樂。不錯，我那時就是努力這兩樣了。我並非想成功一個體育家與音樂家的，我只爲了要娛樂她！足足有八九個月的光景我不會注意過書本了。算學因爲在小學下過工夫此刻尙維持得住，其餘都漸漸地退步了。

有一天早上，她的算學教科書下面壓着一封用鋼筆寫着她的名字的信，我用驚疑的眼光望着她，她像是明白我的要求了，立刻把那封信交了給我看。那封信是華僑班一個姓 M 的學生寫的，裏面是些要求她的愛情的話。我看着我的臉熱了，真估不到 M 君會這樣大膽！芳哥呀，你大概不曉得吧？華僑班是專為在海外歸國的華僑子弟而設的，中文大概是小學的程度，而英文却是大學的程度。學生個個都是有錢的，而且特別擅長體育和音樂——這才使我驚慌呢，有錢而且特別擅長體育和音樂！芳哥呀，我難道不明白自己是非常寒傖的麼？

她也似乎知道我着了忙，想出很好的方法安慰我，她說：這種人真可鄙的，越有錢越可鄙！抄了幾句狗臭屁不通的愛情尺牘竟敢叫雜役遞給她，她看見這種人就作嘔了。末了她還說：“你看用甚麼方法回絕他才好呢？”

“你以前不認識他的吧？他簡直侮辱了你呀！”

“我可以寫封回信去罵得他半死！”

“唔……”我自己又暗暗在想了，這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爲甚麼四面八方有這麼多人在覬覦她呢？哎喲，這真是危險，危險！樣樣都比我勝一籌的青年男子不是多着麼？“不幸”降臨到我身上怕要算最有可能同時也是最容易的吧！哦哦，不錯不錯，這也許又是個機會吧？我還不表白我的衷懷麼？恐怕我要後悔喲！我應該怎樣說出這句話呢？如果我說，“我愛你！”那恐怕是再拙劣沒有的了。自然最好是這樣說了：“徽姐，譬如我寫這樣一封信給你，你也信牠是真的麼？”呵，不錯，這樣還顯得我的伶俐和巧思，只要她微笑着不以爲忤，那我已經很有希望了；如果她肯說出一句話，“我信你是真的！”那麼，我便可以準備接吻了喲！可，可是，芳哥呀，你看多麼不中用，光在想着臉已經發熱心又跳得如此厲害了，哦哦，我怎樣說得出口呢？我怎樣說得出口呢？

“你在想甚麼？宜君，你曉得麼？我們又少掉兩個同學了！”她已經發言了，而且已經把話移到別一方面去了，我的機會不是坐失了麼？她真聰明，

也許她在預防着我吧！少兩個同學，誰不知呢？有甚麼奇怪呢？值得提出來講？

我答着她，我故意這樣說：“不大曉得，你可以告訴我那詳細的原故麼？”

她說：“麥君兄弟昨天有封信寄給同學大家，說他們年假回家，在鄉間給劫匪把東西搶清了，他祖父給匪徒用鎗打死，他們請同學們幫助呢！”

“這封信是看過的。”

“你又說不曉得？”

“我以爲你知道比較詳細些。”我絕不關心地答她，其實我心裏想着別的東西。



論起情理，我是無論如何不該向她身上加以猜疑的，然而我竟猜疑了！芳哥呀，我有一件事似乎忘了告訴你哩：前幾天有一次下午放學，我從她門口經過，看見一位比我高兩班的附師同學 S 君，正從她門口走出來，那時 C 君和我同行，我不能發作，只好作成若無其事的樣子。然而我就痛苦極了，想問問她又不敢開口。如果 S 君真是她所歡

喜的呢，我一經問她豈不糟糕？也許她把那件事告訴 S 君，那麼我又得受人的譏笑了。

無論如何，傾慕她的男子，還有一位比我膽大的比我有錢的 M 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她之拒絕 M 君和醜詆 M 君雖然令我得到不少欣慰，但是令我得到的恐怖也不比欣慰為少。我也會想得到的，或者她會以拒絕 M 君的口吻和手腕拒絕我，或者真令她愛戀的是 S 君，或者她把 M 君的信給我看便是有意向我提出警告，叫我不要與 M 君有一樣的癡心！

中飯照常吃過之後，我也不去音樂教室了！因為既恐怕遭那天同樣的侮辱，又實在有點怕見徽姐。她的炯炯的雙目，真可以燭照我全部的心情！我怕她又提出別的警告，越使我神志不甯。

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九時十五分

“宜君，吃過飯了？”一個我最熟悉的重鼻音跟我說話。

“呵，你回來了？你的弟弟呢？麥君！”

“他在鄉裏，我們那裏夠兩個人的盤費呀！”

“你們那封信昨天我們才接到，真是不幸呀！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替你悲傷呵，劫匪真是可怕的，他們全無人道！”

“那封信才講一點點呢，實在的情形講三天都講不了。我們嚇得兩天沒吃飯，動都不敢動，我祖父真不幸呀，給他們一鎗就送了命。”

“那麼，你現在住甚麼地方？”

“住在阿婆（你稱呼外祖母也是這樣的吧，芳哥？）家裏，吃也是吃她的。”

“她家裏還可以過得去吧？不過，ch —— 你還想讀書是不是呢？”

“我自然想讀書，不過事實上那裏做得到呢？我弟弟在家耕田了，我阿婆也是很窮的，在她那裏吃一頭半個月飯或者勉強還支撐得住，那裏我還能讀書？眼見得飯就要沒得吃了！”

“那麼，你現在應找事情做了。”

“可是我又連一個人都認不得！”

“呵，那却難了，弟兄叔伯，在省裏一個也沒有麼？”

“一個都沒有！”

“呵，這件事——不過，你一個人找得三十塊錢的事也夠了。”

“三十塊錢，我自然夠了，可不知怎樣找呢？宜君，你有法子吧？如果你真有法子，千祈請你給我盡盡力，不然——”

“如果我有法子的時候，自然不消說的！”

他低着頭像在深思了一會，如同一匹將宰的小羊一樣絕望地抬起頭來。

他淚汪汪地說：“宜君，請你盡力吧，我的住址是……”

我把筆和紙遞了給他，他把他的住址寫出來，他的手雖然顫顫地寫着，但書法却很好，是熟練的而且端麗的。C君來了，跟着又有許多同學拉他出去談着，差不多三十分鐘之後，他又跑回來了，苦着臉對我說：

“宜君，那件事全靠你了！請你——”

“曉得的！曉得的！我盡我的力，大概會成功的，你放心！”

在臨別的時候，我們又熱烈地握了一回手。

第二天一早，我見着了徽姐，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她，看她有法子沒有。芳哥呀，你不會不曉得的，我那時恐怕比麥君好不了許多呢，我父親賦閑了一年多，我們的生活費的來源，只靠借與當了！有時我吃中飯的一毛錢，都是向當舖取來的，這種情形還能替人家介紹職業麼？不過我瞧他實在淒涼，不能推却他；其次便是指望徽姐那裏，叫她對她父親說，或者有一線的希望。她聽了我的話，沉吟了一會兒，便應允了可以代我把這個意思說給她父親聽，看有辦法沒有。我並且把他寫的住址交給她，給她父親看看他的書法，末了她說了一句：

“我看來這或者不難的，麥君的字做錄事頂好，三十塊錢一個月容易的，容易的！”

我聽見她這樣說，心下也安落了一半，所負的責任也輕了一些。當晚我費了四十多分鐘才在永漢路一條橫街的橫街裏面把麥君住的他阿婆的屋子找了出來，那時天已齊黑，裏面點着一盞毛廁裏一樣大小的洋油燈，麥君和他外祖母對坐着像兩

個鬼魅一樣。我真慚愧，麥君聽見我的聲音，歡喜得跳了起來。我在他牀上坐着，把我同徽姐接洽的情形說給他聽，他外祖母又拿了許多他從鄉間帶出來的荔枝同炒米餅出來，讓我吃了一大頓。麥君又講了許多他親身經歷過的慘厲的故事，他似乎講的次數已經多了，有層有次地很詳細地講，有時對於最精彩的地方，還插進許多心理的描繪，這故事深深把我感動了。

當晚回到家裏，接紹木由香港來一封信，勸我應該向學問努力，不應該向女人努力，呵，芳哥呀，那時我們都是孩子，思想自然是幼稚的，不過我和他也有不同。他之勸我是否出於真心，不得而知，不過我對他的話却抱了深探的反感，我不曉得努力學問是一件甚麼東西。我微笑地把他那封信撕了，也不會覆他的信；我以為莫心比較他聰明些，因為莫心同情我向徽姐施用愛情。

第二天晚上，我和麥君便被邀到徽姐家裏，約莫七點多鐘，我們便坐在她家裏的二樓上。按過了一回琴同暢談了一會兒之後，她的父親回來了。一

個尖嘴削腮，兩撇鬚子的商人，他的滑頭的神情同口氣，引不起我的敬意。他們在談話的時候，我的心裏却在想：“難道他便是我將來的岳父麼？”

談話的結果還算滿意，麥君不久便在她父親的資本的一間置業公司裏做了錄事，一個月有三十塊錢，除了吃之外，照麥君的計算，不止夠用而且有了。

十七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二時

十

芳君呀，你也許會猜我將要把我怎樣同徽姐更熱烈地互相愛戀的情形，告訴你了吧？這不是很應該的事麼？我們相識了而且熟悉了，這其中豈不應該發生強度的愛情了麼？可是請你不要詫異，如果你一定要我告訴你。呵，芳哥呀！不是呢，完全不是呢！在我這一方面或者增加了幾許傾慕的熱忱，然而已經不如先前那樣飛躍地突進了，先前的傾慕，一天比一天厲害，先前的沉溺，一天比一天深，現在呢，縱使我的愛情尚在暗中滋長，我自己也不復自覺了！以前徽姐在我是一種新奇的東西，現在也不復新奇了！以前我愛她是一種盲目的衝動，現在

衝動已經冷息了，自覺開始抬起頭來！我並不是能夠在她身上找到了任何一個令我灰心的缺點；我敢誓願，我絕無半絲不滿於她之處。我只是自己認識了自己，真的，我到那時才把自己看清楚！我曉得作算她的家庭能夠允許我的要求，我自己的家庭也不會允許我的要求，那即是說，經濟不允許我的要求。她的父親，雖不算得一個大資本家，但總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我可判斷我自己實在是妄想。我是何等痛苦呢？自己發現了一個如此矛盾的事情！向來以為是很對的現在才明白是大錯，向來以為是快樂的現在才明白是苦惱，向來以為可以得很好的結果的現在才明白是很淒慘的收場，如果燒得紅紅的心炭現在要潑一盆冷水下去生生地把牠澆息了那在一個少年男子應該是如何悲哀的呢！有時我在作這樣的想法的時候，就忍不住會對她懷疑起來，然而這懷疑有時却是絕端的自信！芳哥呀，我的心對她並不曾稍變，可是懷疑往往就在我自信太堅之後跳出來。她究竟愛我不愛呢？這是我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不能得到確切的答案的。她

上國文堂時不住地擡回頭來望我；在每天早上她這樣無縛束地親切地同我快意地談着；在音樂室裏有時讓我有意無意中摸觸她的圓滑的手；在本班同別班或同別校賽球的當兒她總是站在距離同我最近的地方，並且在因我的努力而勝敵方一球的時候她就不住地拍掌；在我向她提出每一個問題的時候她總是如此詳盡而切實地答覆我；就照前三個月我求她給麥君找一個職業的事情看來，她也馬上答應，果然不到三天便解決了麥君的職業問題。呵，從這種種，這種種看來，怎能說她全然無意於我呢？但光這樣就足證明她是愛我了麼？不能啣！絕對不能啣！就她的性質看來，似乎這僅是她的華貴的品格的合適的表現，未必就能愛我吧？也許她對她所認識的男子都是如此令人心慕的吧？也許有錢人的脾皮都是這樣寬大的？我這樣急切地自開自解在尋求究竟的當兒，心靈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半邊雞蛋殼，沒有一刻能夠有靜息的可能！我更想從新的證明去獲得她的正確她表示，但有甚麼更好的方法呢？這種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

的表示我怎能據以爲憑信呢？這豈不是等於瞎猜。哦哦，誰說盡瞎猜的危險的？誰能呢！我的胆子有時滿漲起來，立刻決定要向她提出我的意思，迅速而直接地，要求她立刻給我以滿意的答覆！如果她答應我，不，我不應該這樣想，我應該想着，如果她不客氣地立刻拒絕了我，那麼，這件事就算了！脆弱的心靈也值得乾脆的死，比慢慢悶死不好得多嗎？誰都曉得的：大辟應該比枯死獄中好一些！如果，我姑且這樣想吧，如果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竟應允我的癡求，把右手遞給我讓我接吻，她並且凝情地說她等待我許久了，等待我提出這個問題許久了的時候，我應該怎樣呢？我豈不是應該把我的指環套在她的手指上面麼？哦哦，哦哦！我的指環呢，在那裏？牠在那裏？……芳哥呀，你會立即看得出的，這正像我們的數學教員L先生說的一樣，陷於循環謬誤之中了！想到沒有錢，那毫無疑義地是想了回頭了！沒有錢別想戀愛！然而我正是沒有錢！又正是想戀愛！這樣不好那樣又不好，再想出一樣就是更不好！結果就是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

自然，說了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之後依然是要想的，怎樣想法呢？前進，退後，重複，都只好又是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了！

結果還是勉強自己安排，這件事暫時放任自然，既不進攻，又不灰心；似乎名分上像是有辦法了，其實就是不能解決的解決，變成功了半生半死，不生不死！

有一次她要求我給她做五條算題，她就這樣拿平時有甚麼疑難的時候問我的態度叫我做不是好了，她又不，偏要這樣說：

“S君真聰明，他出給我的算題多是我算來算去都算不出的！”

芳哥呀，她這樣是甚麼意思呢？要證明我不及S君的聰明麼？要證明S君同她交情好給我聽麼？諸如此類的例真是舉不勝舉，我全不能明白她的意思，真令我在糊塗之外又加上一層糊塗喲！每逢這個時候，我真恨她，比恨我的仇人更恨她，比恨M君和S君更恨她！

她是不住地讓我驚疑不定的！有時C君告訴

我，說他有次親眼看見她和華僑班的M君在大操場密密地談話，說和她同班的同學有許多曾親眼見她寫信給M君，說她時時把M君的情信拿出來給她的女同學大家看，說她和M君有交情的事全附師同全附中或者可以說全校都曉得了。然而我却很放心，我不相信這個，我不相信M君能夠把她攬去就像不相信C君能夠被她愛上一樣地堅硬。不過我另外有憂心的。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消息：“那是假的，她愛的恐怕不是M君！是——”

“見你麼？”

“放你的屁！你那個狗耳朵聽見我說是我的！”

“你說，你說是誰呀？不要放屁了，我不過跟着大家說是你而已，要罵罵大家！”

“你想聽就不要多嘴，讓我告訴你吧，那是S君。”

“你有甚麼證據？”

“S君時常到她家裏的。”

“那算得甚麼證據，你知道的太少了！”

“你又有甚麼憑據說我的話不對呢？”我滿心歡喜地說，因為我引出他的話兒了。同時，如果他真能證明S君不是徽姐的情人，那又是我所歡喜不過的。——呵，芳哥呀，也許是我憂愁不過的吧？我覺得這樣說又可以的呢。

“你還說和徽哥熟悉，你曉得她是有個姐姐的麼？”

“我沒有你和她那麼熟悉，所以不曉得。”

“你曉得她姐姐有個情人麼？”

“不曉得。”

“所以你就吃起醋來！”

“這句話你怎麼講的！我跟誰吃醋？”

“所以你就疑心S君是徽哥的情人！這樣說你會明白了吧？”

“放你的屁！”

“我告訴你一句話，你就不用放屁了！你應該曉得的呀，S君的哥哥就是徽哥的姐姐的情人。你的襟兄的弟弟，你對他有甚麼妒忌的必要呢？S君常到她家，你也該明白了吧？這是很平常的事！”

呵，我是怎樣應該向 C 君表示我的謝意呢？他把我的疑團打破了。

“真的麼？……”本來應該繼續下去的“謝謝你”三個字我把牠們咽下肚裏去了。不錯的，這裏有點對不住 C 君。

我這彎彎曲曲地想出各樣的方法跟自己爲難，自己又想出方法來排解自己，在半信半疑的狀態中，有時會拋下了這樣又重復鑽進別樣的苦惱裏面。時光並不因我的心緒絕沒安甯之日而遲緩了牠的脚步，毫無留滯地又過了個多月。

有一天，那位置業公司的錄事跑來我這裏。那時我剛從學校回家，在家中讀英文。

我放下書本，含笑歡迎着他，說：“你好了吧，怎麼今天這樣得閒呀？”

“多承你照顧，使我不致餓死，宜君，我應該怎樣感謝你呢？”

“坐坐，坐坐。客氣話何必說呢？我不過爲你介紹罷了，你應當感謝司徒君呀！呵，你近來似乎瘦些，在那裏還好吧？”

“我前幾天在門口掛了一個小招牌，兼着賣字，這兩天我寫字寫得太晚了，或者是睡不足的原故。我瘦了麼？我自己倒不覺得哩。”

“呵，你又兼了寫字麼？每天寫得到多少錢？”

“大約有生意的話，一個月可以寫十塊錢的，沒生意就難說了。”

“那也好，可以幫助幫助，三十塊加上十塊，一個月可以得四十塊了，除了吃——”

“唉，唉，那三十塊那裏還有呢？”

“哦？”我跳起來說：“怎麼會沒有的？！”

“我進去四個多月，只發過兩個月薪水。就是頭兩個月，那頭兩個月才忙得要命呵，一天到晚手不停住地寫，足足寫了兩個月。後來這兩個多月，就沒有甚麼字寫，有時一天百多字，有時一個禮拜幾十個字，最近這個禮拜簡直一個字沒得寫，薪水也兩個月不曾發了！我問她父親，她父親說公司生意不好，現在只能暫時供給我的兩餐，等將來再定：如果公司營業發達，我的職一定維持；如果公司做不住，那也真難講了。我真不敢催他，他的意

思似乎要裁撤我的職位！”

“那麼，你現在只靠賣字了？”

“也沒有別的法子。”

“哼！那個老奸巨滑！他那晚說叫你暫時捱着，將來再給你設法，現在設法到設成這個樣子了！真是豈有此理！”

“也難說，她父親的公司的確沒有甚麼生意的。”

我們又談了好一會兒，他又證明S君的確時時到她家裏，瞧這個樣子她竟和他很親密的。最後，他帶着不懌的臉色走了，我也很悲傷很不安地送他到門口。芳哥呀，你曉得我的感情是容易受衝動的，當時我急起一把火很想立刻去質問那個兩撇鬍子，但隔了一夜之後，我的怒氣消失了，反而明白地瞧出這樣做是與我和麥君都無益的。另一方面呢，我自己的事情都煩個不了，更沒有餘力去爲人伸冤了。芳哥呀，我怎能承認那是過慮呢？S君雖和她有親戚的關係，但是她家庭既允她姐姐嫁了他哥哥，那麼，允許她嫁了他，原是極可能

的事；何況朝夕接近又大足以使他們發生愛情的呢？

十七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九時二十五分

端節到了。

哦哦，哦哦！芳哥呀！端節在我是多麼可以紀念的呢？至少，至少，至少有三個端陽，是我畢生所不能忘記的呀！從最近倒數上去，第一個便是我寫信給你的時候，呵，芳哥呀！今天已經五月初四，明天不是端陽了麼？這個端陽節該做我開始漂泊生涯的紀念！該做我困居南京的紀念！前一個呢便是前三年我在市師讀書時同L姑娘和其他許多同學，坐了L姑娘的伯父的小火輪在珠江中心游來游去；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同時是我們的愛情崩潰的最初一次的可悲可痛的紀念！最先的一個呢便是徽姐邀我到她家裏，我們快樂地談着的紀念了！

那天我應允了她預先的面約，在家裏吃了中飯便朝學堂跑。跑到學堂的時候才一點多鐘，她還沒有到。冷靜的闐無人聲的學校就像一座停了工的大工廠一樣地寂寞，天上還不住地灑着小而細

的密雨。

在我的手指因按風琴而痠痛，腦精因盼望她來而焦灼的當兒，她果然來了。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她那天穿的白洋布上衣，灰嗶嘰長裙，小小的黃皮鞋，雪白的絲襪；頭髮依然是用鐵鉗燙成捲曲的，大大的眼睛同嘴脣都活潑地張着，手裏還拿着一本書。

我是多麼快樂呢？我們談了一回暢快的，又按一回琴；按過了琴，又做一兩條算題。她的按風琴的輕妙的跳動的手指，她在笑語時的裂張的紅脣，她微昂着頭兒望着天花板在運用思索的當兒那靜止着的媚態，呵，芳哥呀，你猜我有幾多次，有幾多次喲，想抱她吻她呢？

三四個鐘頭很容易便過去了。才五點過鐘，天已經沉黑得像齊黑一樣，我們一對並着肩從大門走出來，空中忽然降下粗大而且密集的雨點，我們很快的幾步便跑到她的門口。

“宜君，坐坐才去吧，這麼大雨，不上來躲躲怎麼行呢？上來上來，等一會雨小了我再借把傘給你

回去。”

“我這個樣子，怎好上去你那裏呢？”

“呵，那有甚麼關係！而且，上面一個人都沒有呢！他們都去親戚家裏吃喜酒去了，連小弟弟同小妹妹都去了，只賸一個底下人在家裏。”

“好的！如果真是於你無礙的時候！”

我跟着她上樓梯了，每上一級我的心就震動一下，洞洞洞洞的單調的踏板聲，就像我的心靈裏面擊着戰鼓。她那條短而粗的辮子上面發出的令人呼吸都不自由的香水味，也像變了一個鉗子咬住我的靈魂。

在三樓的客廳坐下以後，她吩咐女傭斟過了茶，便自己跑回房間去了。她的房間也在三樓，就在客廳的後面。我聽見她脫鞋的聲音了，脫衣服的聲音，脫裙子的聲音了。這清清楚楚的帶有誘惑意味的聲音！呵，呵，芳哥呵，她也究竟何苦呢？能顛倒一個男子，那本不算得一樁奇事！那本不算得一樁奇事喲！你也可以想見我當時是怎樣的難過了。她特地告訴我，這間房屋裏，除了那在樓下非聽了

叫喚不會上來的傭婦之外，只有我們兩個人了，這又是甚麼意思？

我的妄想開始了，也許她暗示我叫我進房裏吧？如果她現在正在脫光了衣裳，哎喲！那才要命！那才好看！想着這樣的時候我的頭有點歪歪的了，我的上身也似乎有點傾斜，差不多要倒的樣子。

呵，她的房門也沒有關上呢，如果我一步兩步跳進去，把那雪肌盡露的她抱着，在吻，在摸，在……呵！強烈的肉的衝動支配了我那幼稚的神經，我全體顫震地站了起來。

這時解救我的苦難與厄運的徽姐忽然從裏面走了出來，穿着白布的上衣，藍地白星點的寬腳褲，沒有穿襪子的腳板踏在一對油綠的木屐之上。乳在前胸突出，兩股交叉的地方在後面突起的股肉之下構成一個三角洞。

我立刻極不自然地頹倒在籐椅裏面，她把一包白紙包的東西遞了給我。

她說：“你看看這可笑的東西！他囉囉嗦嗦地氣得我半死。哈哈，這種人真不自量。”

她說着便跑下樓去，我把那包東西打開，原來又是M君給她的信，大大小小的有二三十封，我無聊地讀着，讀到第三封已經充分地厭煩的時候，她又跑上來了，手裏拿着兩大碟東西，一碟是幾十個荔枝同桃子，一碟是已經切開而且加上了白糖的鹼水粽子。

“宜君，”她笑着坐下我的旁邊的籐椅，指着那兩碟東西說，“嘗嘗我們鄉裏的滋味吧！”

“謝謝你。”

我們的談話又轉向M君身上的批評了，她勇敢地痛恨他譏笑他，我只笑着隨聲附和。我有幾次盡力鼓起勇氣想問她S君的事情，連詞句都想好了，終於不曾說出來。

在我意料不到的範圍裏，她忽然笑着問我：

“你在信裏總愛稱呼我做姐姐，究其實你年紀大還是我年紀大呢？”

我愕然了。她爲甚麼會問我以這樣的事呢？我囁嚅地答道：“我是十六歲。”

“哦哦，怪不得，怪不得，我的確是你的姐姐

呢，我大你一歲了！”

呵，芳哥呀，這是否她的第二個暗示呢？也許她見第一次不能挑動我，又做第二次的嘗試吧？我真不能把那種情形放在我的想像之中，假如我當時逕向她求愛，那種結果將變成怎樣的呢？

那天我們談了整整兩個鐘頭，是我同她第一次的長談。

蒲節以後，校中起了不可撲滅的謠言。我不曉得是C君播弄的結果，還是M君因失望的憤嫉而散佈流言。這種謠言的勢力很厲害，經許多天才文學家的粉飾與口授，更插入了許多笑話。徽姐，我起頭還當她是受了謠言的壓迫，不敢同我過分親近，後來我在街上碰着她兩三次，都是同S君說說笑笑地同行，我悲哀地走避他們。可憐那時連毛廁的黑板上，都用粉筆把我同徽姐的名字聯着寫在一起，並且有時還綴着肉麻的句子，令我起了異樣的不安。幸虧這些粗鄙卑劣的字句只寫在男廁所裏，不會令徽姐看見了難過。

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五十分

十一

本來是灰心比希望多過的我，被她在端午節那天又逗引起來，我的希望復燃了，我的痛苦更多了！芳哥，你讀我這封費去十四天的工夫寫的很長很長的信，你或許會覺得討厭而且懨悶吧！我真對不住你，我只希望你乾脆說一句你不願讀就算了。徽姐同我的事情，本來在我的回憶中佔極重要的位置的，不過，我的筆是如此拙劣，我怎能寫得動人，像動自己一樣呢？我把這件事的“大概的大概”如此寫給你，平心說我自己也覺得不像。這裏沒有勝利的高歌，沒有細膩的柔情，沒有纏綿的愛語，也沒有深沉的悲哀，牠實實在在是一件不重要的

事體。不錯的，是一件絕不重要的平庸事體！

我自己也想狠狠地罵自己幾句，我自己實在怯懦到說不出來。芳哥呀，你叫我怎樣寫得更熱鬧呢？我不會同她走過一躺公園，不會同她看過一次電影，不會同她上過一回餐館，自始至終，也不會向我的徽姐說過，“我愛你！”這樣，你叫我怎樣寫得更熱鬧？如果勉強說是我對於她的愛是靈的愛也不對，不止沒有見過徽姐的靈，也沒曾曉得甚麼叫做靈；我愛徽姐完全是愛她的貌美，如果說類似姊弟之愛，怕沒有弟弟是愛他姊姊貌美的吧？

到底她是愛我不愛，即曾否愛過我，我實在是不得而知，直至現在也不知道，悟也悟不出來。到底那幾次是否她給我以便利的機會，現在我也判斷不來，如果真是的話，那麼現在總也是過去的事了！我已經都把牠們錯過了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你也許會笑我，這簡直是海市蜃樓吧？我當然也不為我自己辯護的。因為這種的事，越辯越令你不信的，況且我自己也有點以為是：左不過是我腦子裏建造起來的樓閣罷了。徽姐真不愛我麼？那只

有天曉得！Dante無疑是愛Beatrice了吧，她也是否即像他愛她一樣愛他呢，不是只有天曉得麼？

如果你能斷定這是單戀，或者單思，你就當我這封信是一個這樣的故事吧！

然而我又可以說，這是一個沒有尾巴的故事。不講在當時，即從那時到現在，我還是這樣愛着她，而且也是有時自尋煩惱，而有時自己排解的。我也可以承認這是一件極荒謬的事，或者本不是一件事哩！

你滿足（那即是說你充分厭惡）了麼？我這樣把我的故事寫到這裏，我相信你一定滿足地喊着：“夠了，夠了！”我不會料錯的吧？

實在是我的苦衷：我不願往下寫了，這件故事到這裏已經夠了。我真誠地告訴你，如果勉強要我再寫那一定更增加你的厭惡，因為下面再翻不出新的花樣了！

然而就這樣便可以停筆了麼？又似乎是不能的，我還將以後一些瑣碎中比較重要的事情告訴你吧。

我雖說不敢向她求愛，但在暑假中也寫過一封有點像求愛的信，是我用盡量了全身的膽量寫下來的，我自然不懂得寫情信的方法同策略，又不會搬出書來照描，更不會甚麼叫做深入而淺出，這封信寄了出去之後，我連飯都不曾吃過飽的，等了一天，等了兩天，等了三天，還不見有回信，我以為是絕望了，而且非常懊悔，此後怎樣見她的面呢？於是又用盡力量寫了一封懺悔我前封信太孟浪了，請她恕罪的信，寫了之後馬上寄出。寄出之後三天，竟喜出望外地在吃了晚飯之後接得她的回信，我顫顫地拆開了信口，一個一個字讀着，那封信的大意是：我的前封信她並未收到，她並不曉得我有甚麼孟浪的事，更不知我有甚麼事要向她懺悔，並且說如果我有甚麼事情要和她商量不必用信，可以去和她面談，比通信又直接又爽快。末了她又表明她是很直率很忠誠的，無論什麼事儘可當面說。

不用思疑的，我翌日一吃了中飯，就冒着烈日到她家裏。她依然用點心水菓款待我，並且跟平時

一樣地親熱與疏爽。我心不自安地默默地坐着等她問我爲甚麼要向她道歉的時候，我就有話說了，我就要將我預備好的話，如水流般傾瀉出來了！誰知等來等去，她說的話雖多，而且有許多是有趣味的，但對於主要的事情却連半句都不提。我捱過了四五十分鐘，吃了點水菓，又惘惘然垂頭喪氣走回家裏。

從此我就永不敢向她道及這個問題。全個暑假中的通信都費在討論幾個問題和解釋算題上去了，我對她的態度一點沒有變動。

不久暑假過了學校也跟着開課。

呵！開課頭一天我便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你該記得的吧，我入學時是考了第一的，這次你估我考到第幾名呢？請你體諒我，請你不要猜我仍是考了第一，我是何等慚愧喲！我第一個學年的成績竟列在第二十四名！

C君笑着對我說：“一方面勝利一方面失敗了！”

請猜這話怎樣地使我的心受了傷？乾脆一些

說我完全失敗了，那不痛快得多麼？於是我賭氣不理徽姐，死心向書本用功。而且同時也接得麥君一封信，說他忍受不住這種痛苦，或將回鄉了。我即刻回他一封信，叫他不必要灰心回鄉，守耐着等將來再算。從此我深深憎惡她的父親，有時牽怒在她的身上，不理她。可是她的態度呢，仍然是春風滿面的，像我初同她相識時一樣。



時光過得比富家子弟花用金錢還要快，炎熱的天氣給一些醉人的涼風趕得無蹤無影。呵，秋天到了。

中秋節的後一天，我在課堂裏把麵包慢慢嚼完之後，正對着學校園裏的黃色白色的小花發呆。

一個尖銳的聲音突然在我右邊叫起來：“宜君！”

我擡回了頭，看見徽姐站在我的身旁：“呵，有甚麼事呀？”

她笑笑地坐下說：“爲甚麼你這幾天早上不教我的算學了？”

“我不曉得你有疑難，如果你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我隨時都願幫助你呀！”

“吃過了中飯呢，也不到音樂室了！”

“我的功課太不行了，我要積下些時候溫習一下。”

“晚上很晚才睡吧？所以早上也不像以前那樣早了！”

“唔……”我含糊地答應了她。

“怎麼體育場也不去了呢？昨天C君跑回來教我們打球，好玩極了！”

“是麼？我昨天讀英文呢！我的功課不及C君熟，那裏能騰出時間來打球？”

“呵，我同你談話又阻了你的時候了。”

“那不要緊！你手上拿的甚麼東西？”

“蓮蓉月餅！”

“你買的？”

“不是，麥君送來的！”

“哦？麥君送來的？”我怫然說着：“麥君，他那裏有錢送節禮？而且，他有信給我，說他前天走了！”

呵，他走了！人回了鄉下，禮從那裏送來的？”

“我也不曉得，今早公司裏的雜役拿來的！”

“送給我的麼？是他說是送給我的麼？”

“是的！”

她把那包月餅放在我棹上，便走出去了。我拆開一看，那個高盒子裏面裝着四個香氣撲鼻的月餅，上面有一張名片放着。我拿起名片來一看，呵，上面不是明明寫着的麼？

“宜君徽君惠鑒……”

呵，爲甚麼她全給了我？爲甚麼她全給了我！這時她下樓梯的登登的脚步我還聽得見，我突然站了起身，想叫她回頭，可是我一轉念：“她不是說拆開看過了麼？她是有意的了！”這時樓梯也寂然了。我倒身在坐位上，一種複雜的酸辣的情緒驟然籠罩着我，我的眼淚不住地流下來。

那天下午我不會上堂，回家說給媽媽聽，說我有點頭痛，躲上牀睡着流了整個下午的眼淚。把麥君那張片子用嘴咬得粉碎。

晚上莫心來了，看見那些月餅，還說：“是徽姐

的禮物吧？好極了！我可以吃半個麼？”

我苦笑着點點頭。



這個沒趣的故事，就在這裏結束了吧！不過有一件事是你應該曉得的：徽姐現在同人結了婚了！她的得意的夫婿是姓F的，也是華僑班的學生，後來升入了中山大學的；他有錢之外，相貌魁梧，身體高大；他的籃球，足球，網球，都是全校的選手；此外，他很會弄Violino。

芳哥喲！我很潦草地把這件事告訴了你，你覺得怎樣呢？

我想你是很不滿意的吧？不過我也沒辦法！今天五月初四，明天又是端午節，我想盡情在南京玩一天，因為新都的灰塵風味，我還沒有遍享過呢！自然，明天一天未必就可以玩盡南京的好處，不過，後天我又要到上海去了，此後不知何時才能再來瞻仰首都的盛況呢！

如果我的預算不失敗，那麼，我和C妹在上海居住，果然如我願地租到一間面積不到四十方尺，

租金不到七塊錢的房間，在上海不論甚麼地方，那麼，我去買菜，C妹去弄飯，這樣——即是樣樣能符合我的預算時，在三四個月以內，我們是不會餓死的！你可以爲你朋友祝福，可以爲你朋友放心！感謝C妹，她現在不鬧回廣州了！

芳哥呀！我要捧獻我的真誠，祝你平安！

J.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禮拜四下午四時三十八分

No. 0115

蓮蓉月

實價四角五分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羅西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九江
 北平 重慶 鄭州 成都
 廣州 廈門 福州 汕頭
 漢口 香港 洛陽 雲南

現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28, 8, 15, 初版

1933, 6, 1, 三版

3001—4000 册

